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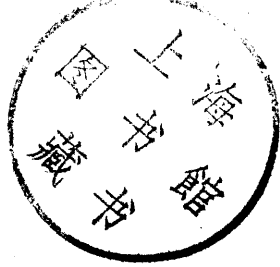
廣西邊事  
旁記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5453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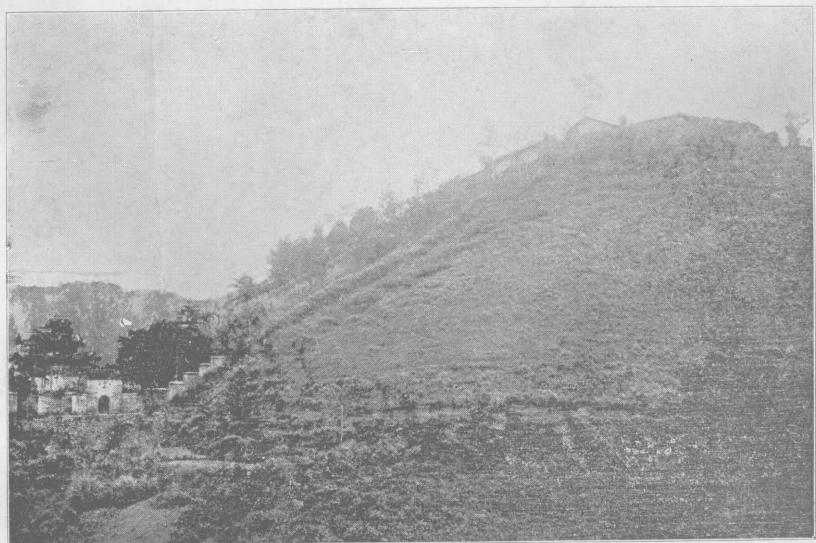


廣西邊事  
旁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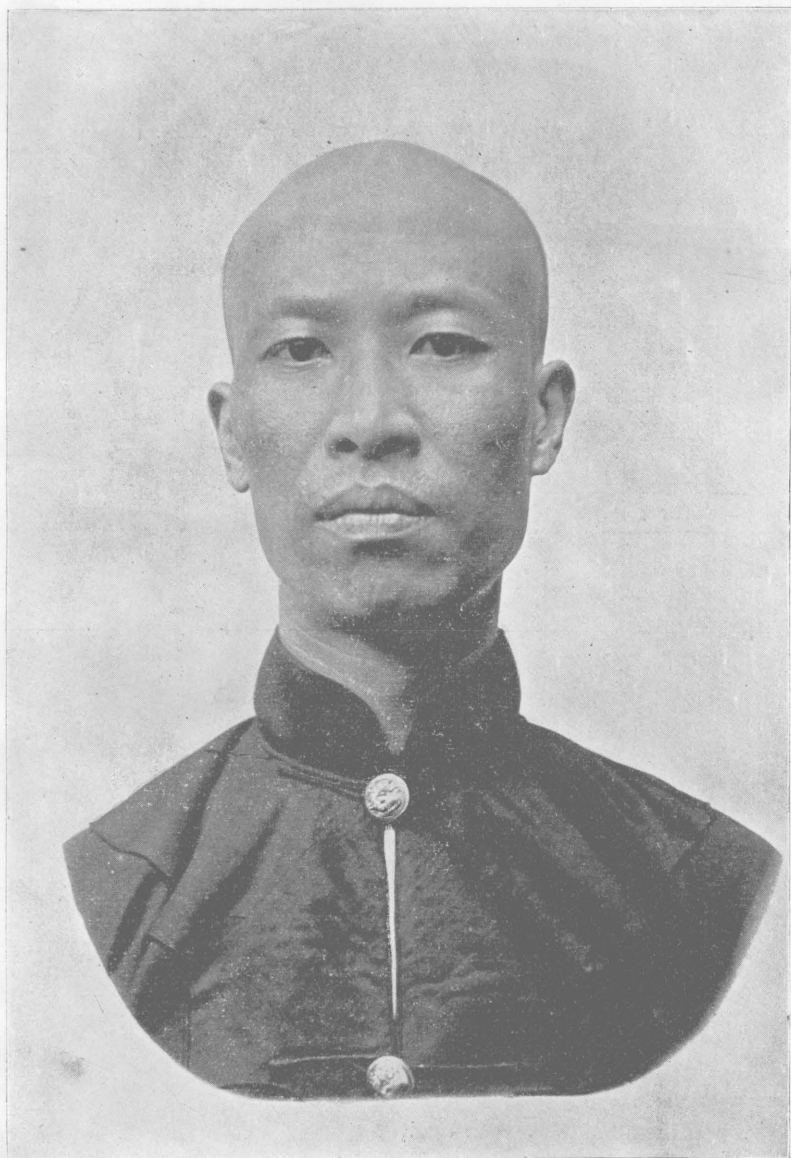


關 南 鎮



關 南 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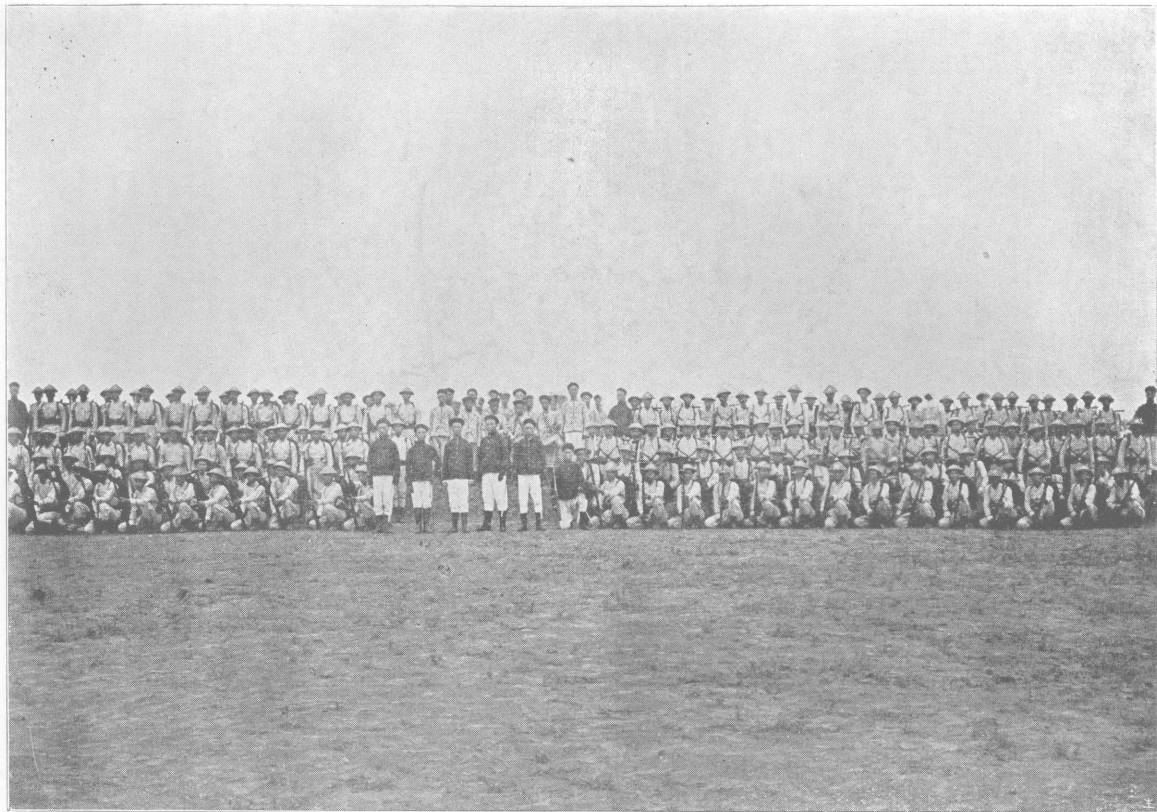




督辦廣西邊防四品堂鄭孝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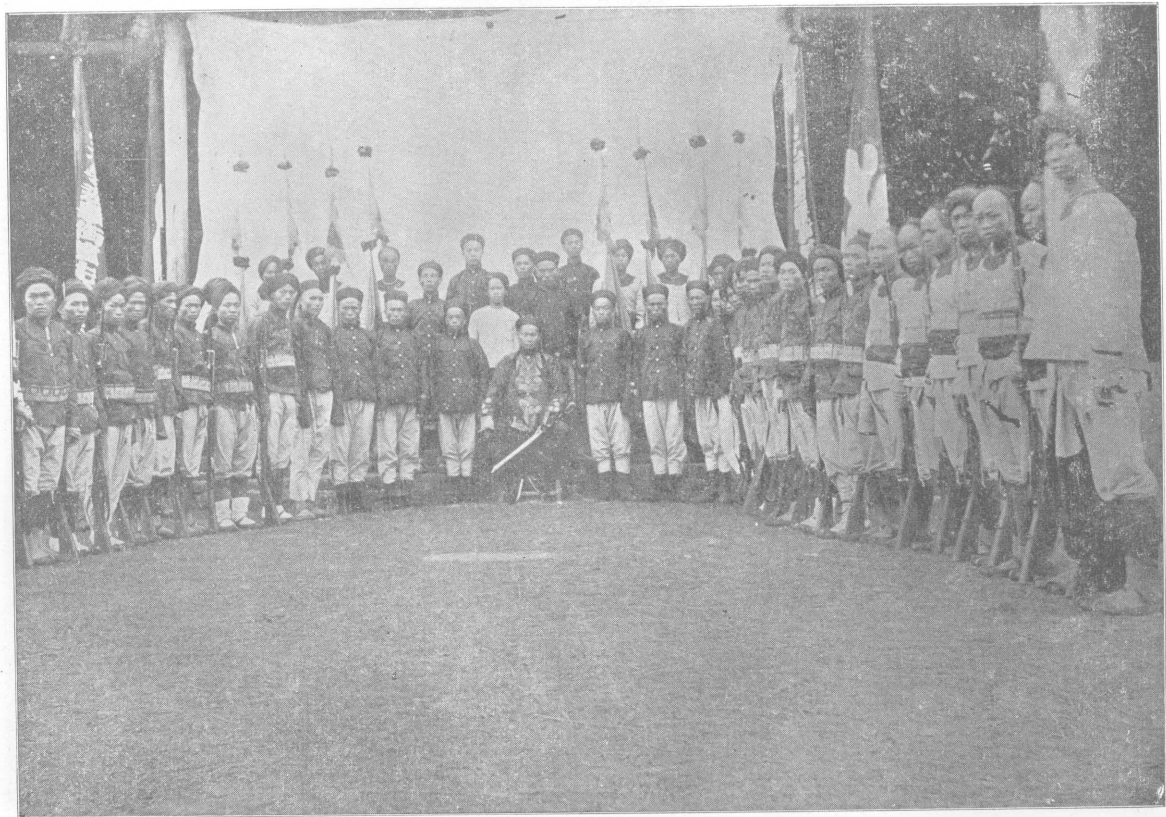
邊防文武各員



武 建 軍 列 隊



武 建 軍 臨 時 編 制 礮 隊



陸榮廷援柳慶之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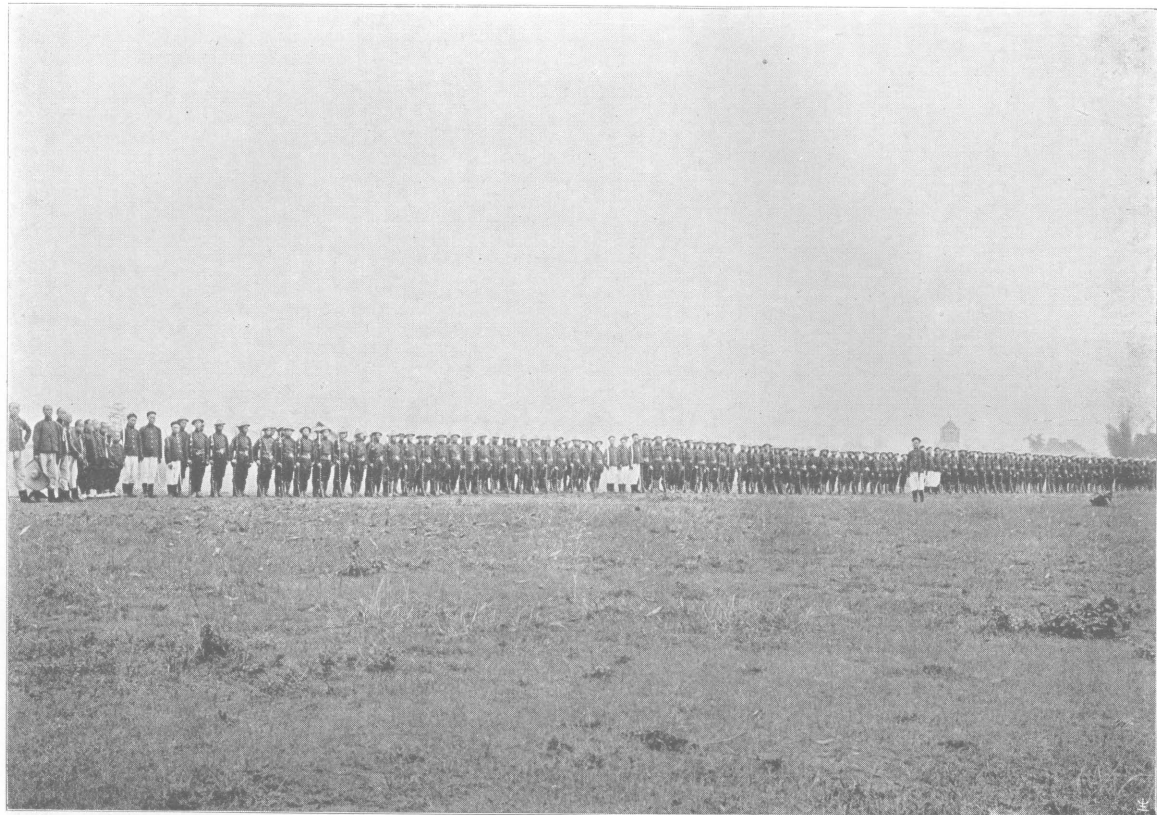


法 員 及 稅 司 觀 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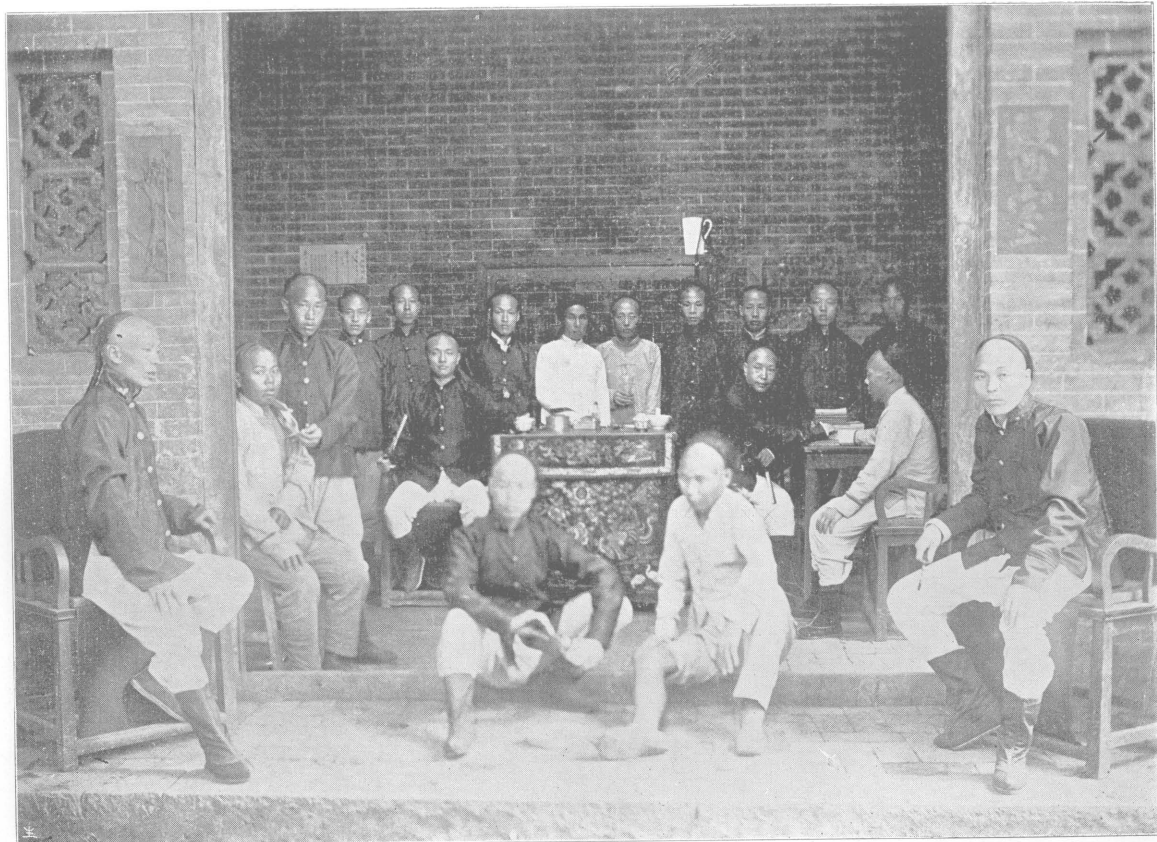




新 龍 銀 號



武 建 新 軍 第 一 營



院 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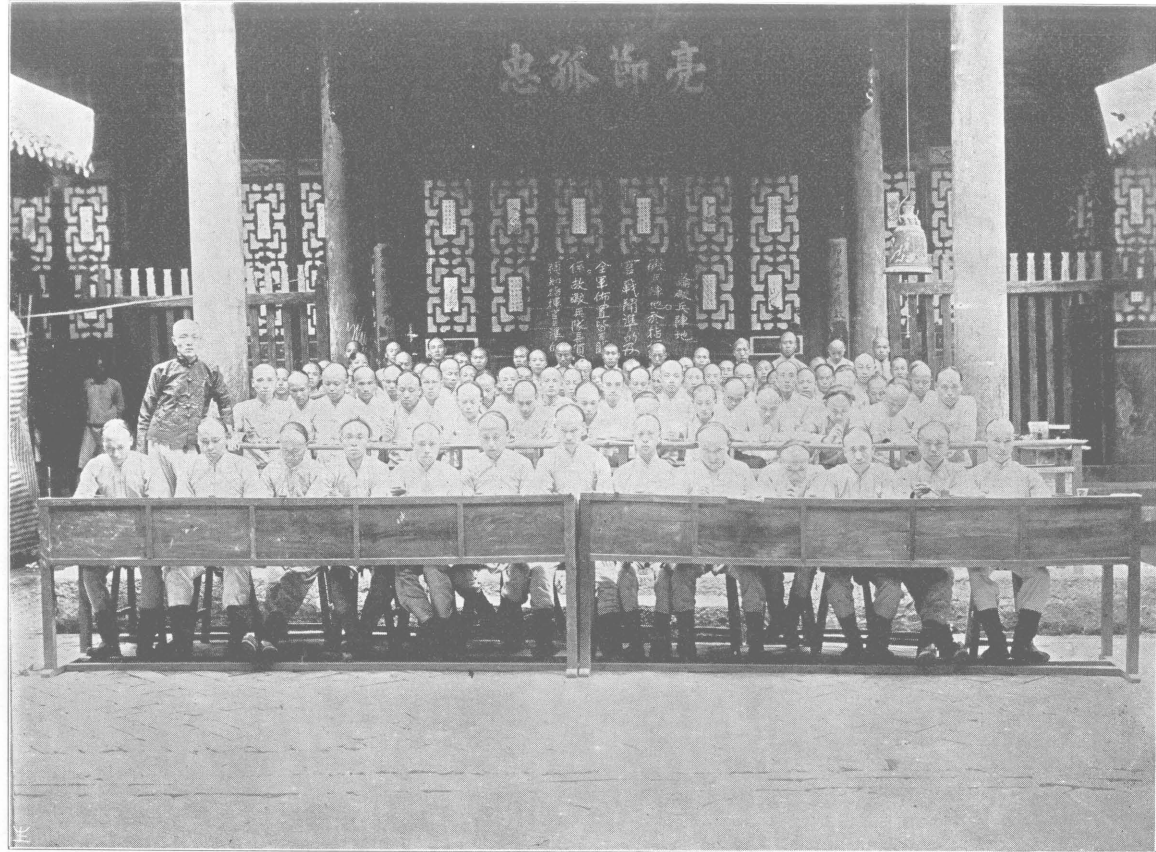


醫 院 門 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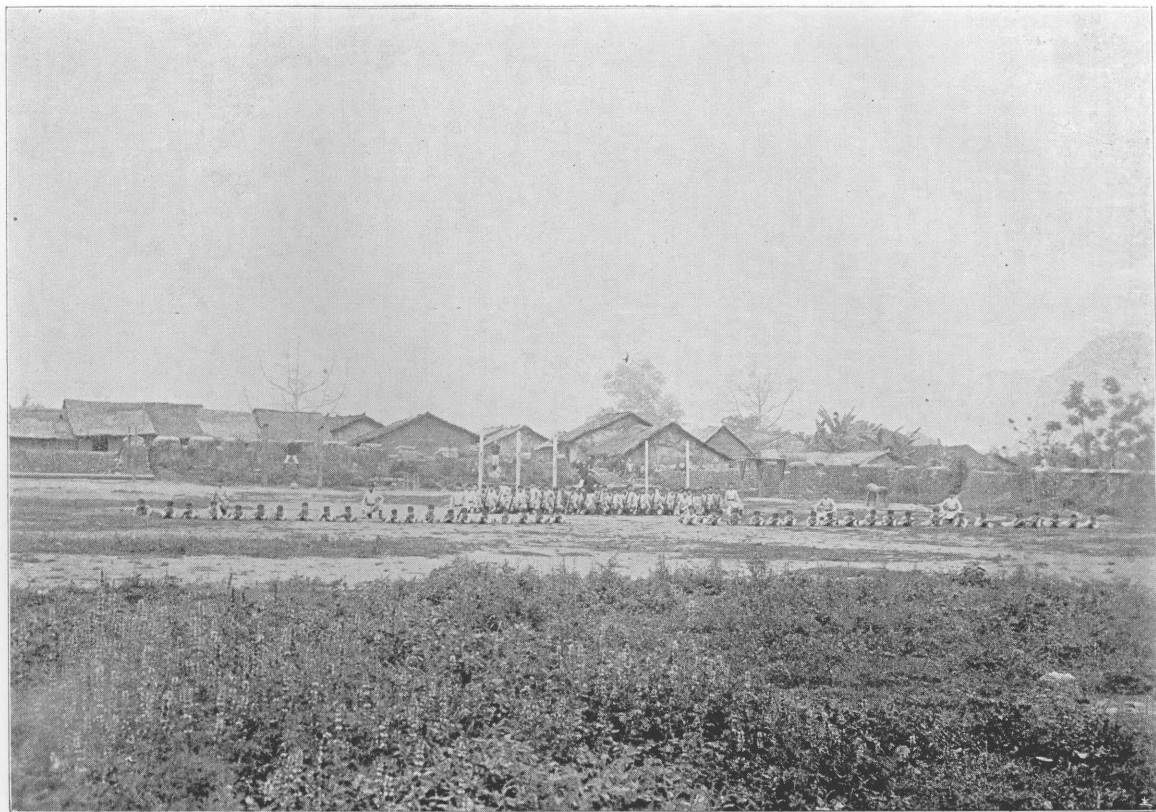
督辦廣西邊防將弁學堂全圖





將 弁 學 生 講 堂 授 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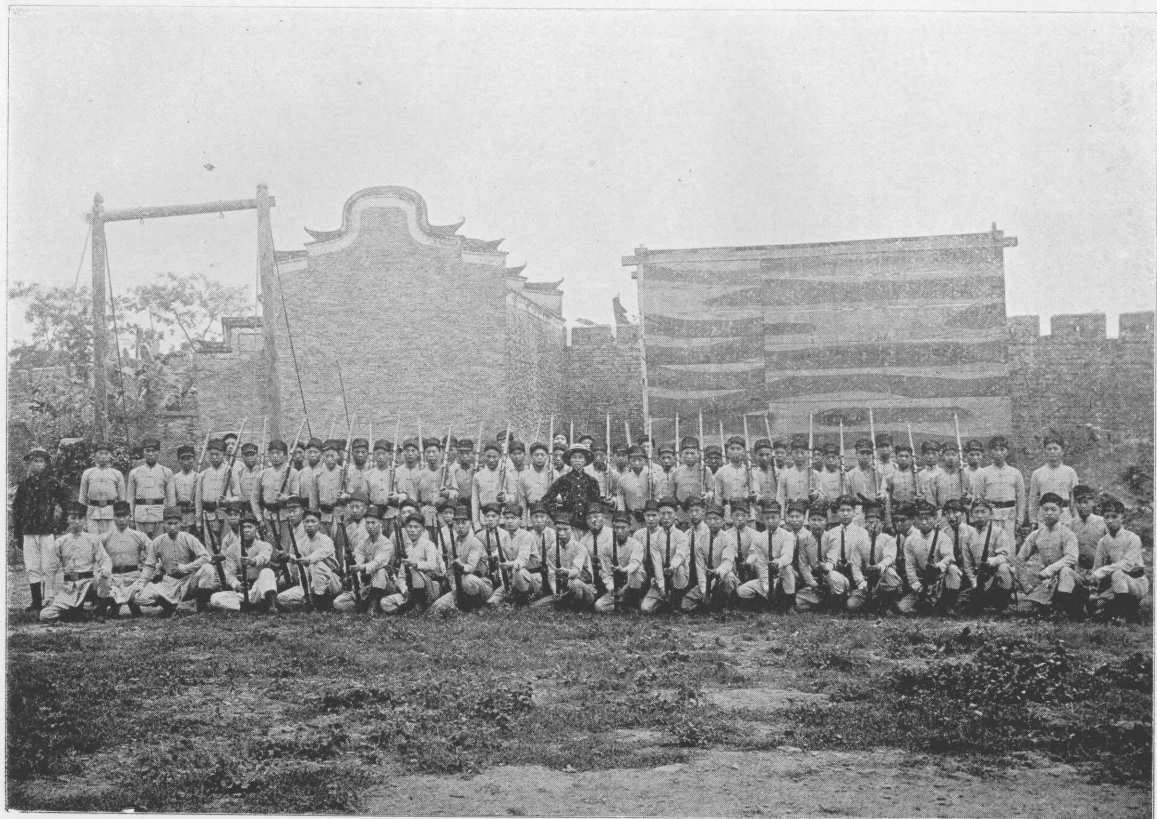
隊 軍 行 操 生 學 弁 將



將 弁 學 生 操 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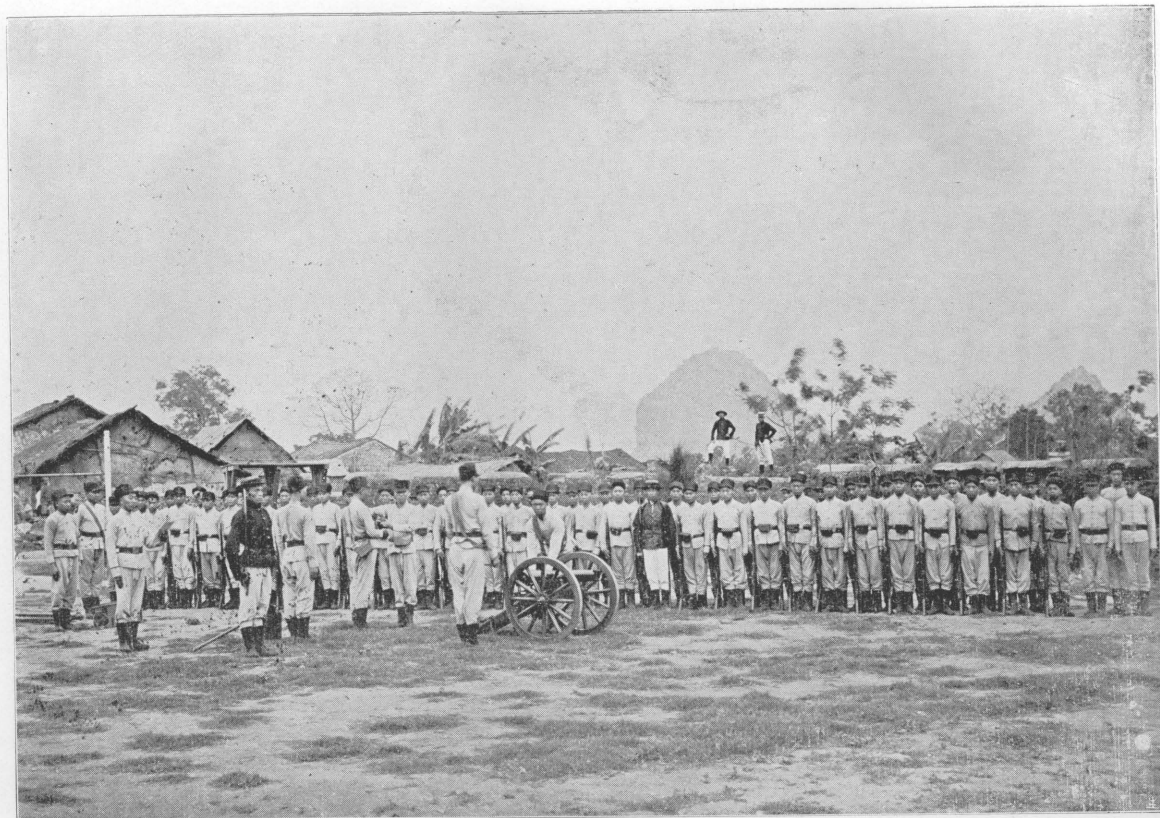


學 生 體 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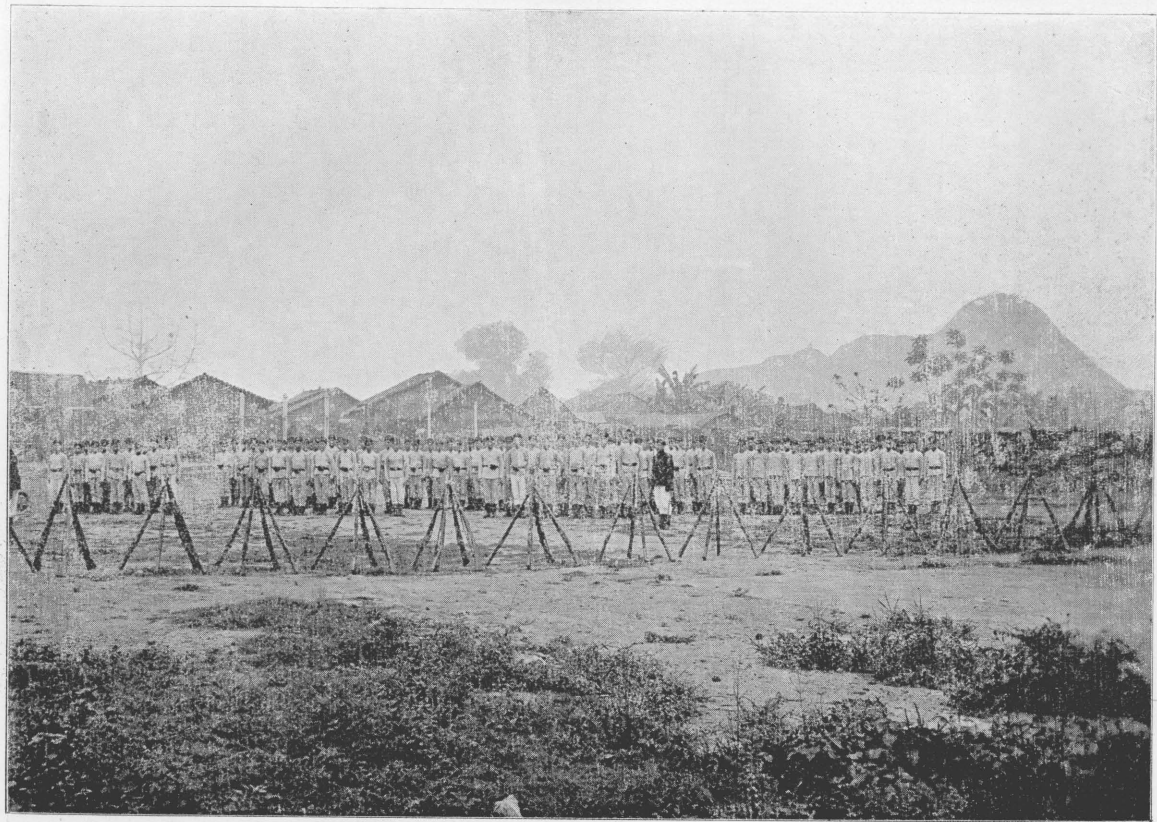


學 生 操 步 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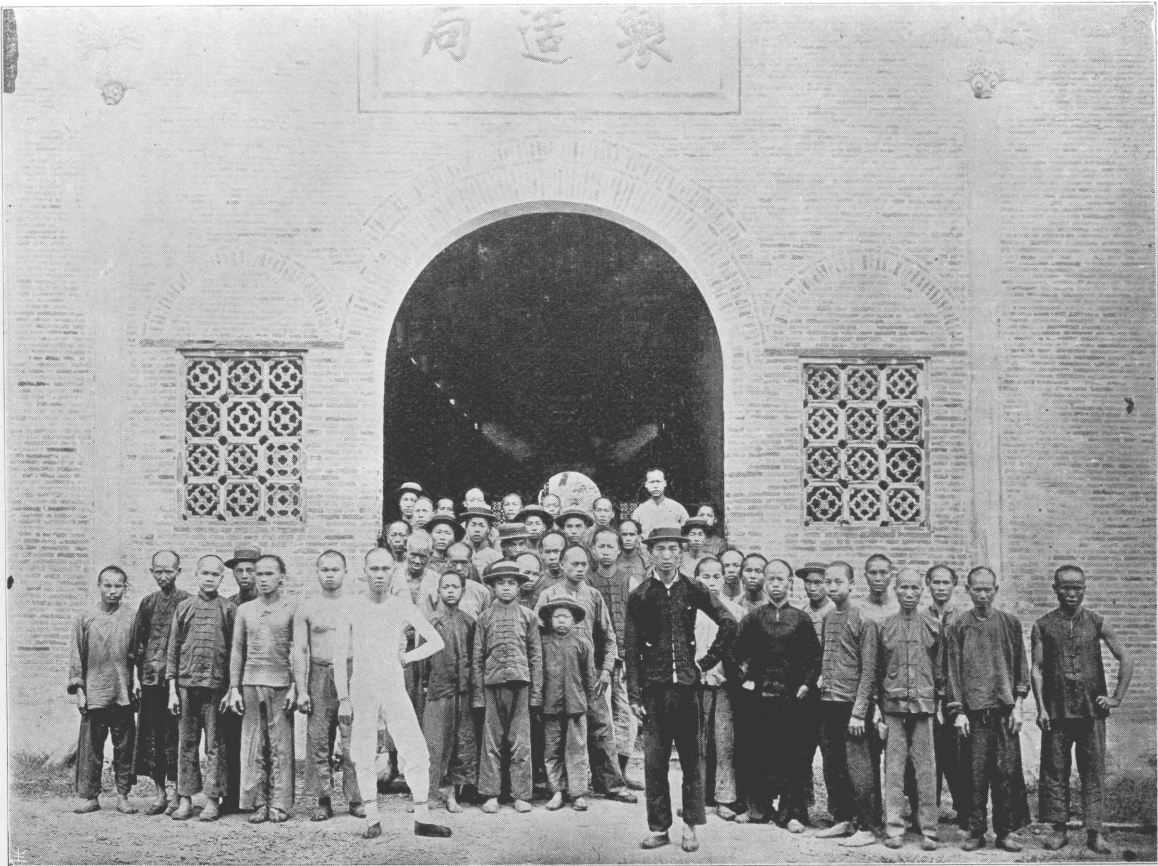


學 生 操 礮



學 生 操 演 歇 息





局 造 製



前 門 局 造 製 防 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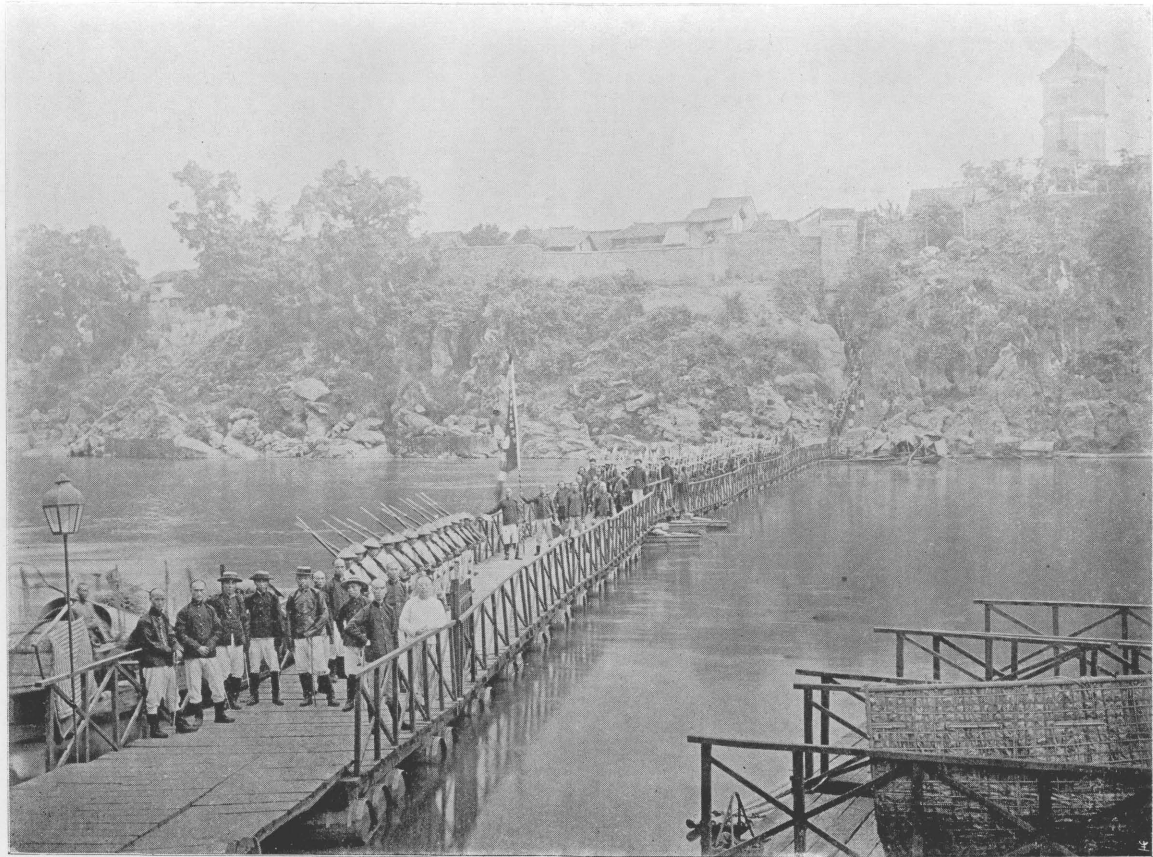


龍州學社開社



利 民 橋





武 建 新 軍 過 浮 橋



戡 蘇 鄭 蓀 蕪 孟 泉 怡 吳



廣西邊事旁記序目

乙巳春游鄭太夷邊防幕暇取積牘消永日見公私牋奏函牘批答高數尺者數十束悉太夷筆無一字假他人手私歎其精力之絕閱既夥參以所聞見得首尾可舉者如千條私爲之記記是游所得如此他日北歸有就詢邊事者出以示之其所不知蓋闕如也陽湖孟森

邊亂始末記第一

武建軍防邊記第二

榮軍記第三

新龍銀行通力局記第四

邊軍援剿柳慶記第五

法蘭西對汛記第六

邊餉記第七

交涉記第八

武建新軍記第九

邊防醫院記第十

邊防將弁學堂記第十一

龍州製造局記第十二

龍州學社記第十三

利民橋記第十四

邊亂始末記第一

開國以來、邊不治、亦無與爲亂、近二十餘年間、求治得亂、亂極思治、相倚伏也、法越構兵以前、是爲不治之邊、自有邊防以後、始有求治之名、而造亂者至矣、亂且急、不得不有今日之小治、廣西與安南爲邊者、東自土思州屬、派遷山西、至鎮邊縣各達村巖峒橋頭計長千八百九十四里、安南故孱國、奉大朝謹、緣邊土司糾錯、三五州縣、多康雍以來土司改流、闕設而官不時至、猶仍前代羈縻意、領以左江道、示約束而已、洪楊亂起、右江而左江猶無故、大憝漸除、餘孽逋誅、假道出邊、小小擾動旋已、嘉道以後、朝廷以無事爲福、疆吏承風、視先朝剝剔、偶未盡瑩澈、乃相與鄙夷之、以爲荒遠不足治、安南更隔絕化外、中法蘭西之欲、光緒八九年間、法兵壓安南北圻、安南不能抗、劉永福稍支梧其間、廷議用兵、旣小捷、亟言撫撫成而亟爲之備、朝廷乃有經營邊防計矣、始廣西自桂平梧三府外、左右

江向惟兩道分轄、廣西提督駐右江之柳州府、而駐右江鎮總兵官於百色廳、以靖雲貴之邊、左江鎮道均駐南甯、遙制並邊二千里、光緒十二年、始分左江屬之太平一府、鎮安府之歸順州、設一邊道、升歸順爲直隸州、就鎮安通判分駐之舊土司、設鎮邊縣、隸歸順、以清邊滇邊越之界、十八年、又升南甯府屬之土思州爲直隸廳、隸邊道、廳境十萬大山、毗連廣東、易藏慝、且西南境切近太平、屬土思州之越邊、并爲一道、乃與廣東邊防相聯屬、移提督駐太平府屬之龍州廳、當入邊水陸之衝、柳慶別設一總兵、鎮之、提標之外、募勇二十餘營、名邊防營、卽由提督督邊防、巡撫月解邊餉三萬七千兩給之、是爲沿邊有邊防之始、提督者、隨故提督馮子材禦法有功、以敢戰名之、蘇元春也、法越事後、始議防邊、一切倚元春爲重、元春故嗜鴉片、及綰大任、益侈自奉、多內嬖、任提督、握邊餉、締造之始、築礮臺、購軍實、朝請而夕報可、軍事稍定、又議築鐵路、營建萬端、於常餉外、

糜帑數百萬、礮臺工築草草不如法、鐵路則數年無所就、止成局房一所、頗爽塏、元春自提督署移居之、迄被逮而止、方其盛時、恣揮霍、博中朝大官譽、內侈聲色、外結權要、費無紀極、白日偃臥、非有事故不起、軍中罕覩其面、遇法國官吏、厚饋遺以爲禮、一如結朝貴狀、章程每勇月給餉銀三兩餘、遞減爲番銀一圓、米三十觔、猶不能給、將士各自爲計、有獲交元春門下狎客、廁養之尤暱者、則能詞其蓋藏之窘否、乘時乞居間道地、隨多寡有所獲、獲即各恤己私、弁勇以販私縱賭售槍彈爲業、元春因蓋屋爲賭館、分博進利、高檯一間、每日收銀十圓、中檯一張、每日收銀一圓三角、據二十九年八月冊報、是月收銀一千三百四十五圓三角、民以賭傾家多試爲盜、盜久益衆、軍中槍彈益售、將弁以下時有緩急、不免時一爲盜、盜與軍合、民被掠奪、訴之官不應、卽生致盜、官必毒民、縱盜盜又讎民、而殃之民不附盜者僅矣、元春在邊久、邊亂益急、二十五年、朝廷練武衛軍、



元春方以宿將應召、明年、拳匪禍作、武衛軍燬、元春復回防、邊人已匪多於民數倍、地小不足供剽奪、駸駸移疾腹地、天下始大譁曰廣西亂、廣西亂矣、二十九年、朝命四川總督岑春煊移督兩廣、岑籍廣西、兩廣止爲署任、督師入西省、旋斥巡撫王之春以下、元春亦被逮、數月間、黃呈祥、丁槐迭代爲提督、暫統邊軍、是時在邊軍民、什八九皆匪、小小可欲、白晝殺人、公取之、無忌、商貨不通、行旅道絕、法人自諒山之役、稍稍受創、樞臣一意議款、十餘年來、法懲前敗、悉力營後路、蓄力甚厚、相時會躍躍欲試、夏六月、春煊奏調湖北武建軍、遣道員鄭孝胥率赴邊、未至而朝命賞孝胥四品京堂、專摺奏事、督辦邊防、邊民向治之機始此。

武建軍防邊記第二

兵貴立功、武建軍無功、匪自滅迹、民自復業、師行於途、非赴敵也、放哨而已、槍轟於野、非殺賊也、打靶而已、武建軍來自湖北、其人籍鄂豫間、驅中

原子弟遠適煙瘴、非曾踐行陣、徒以將弁皆出學堂、步伐進止、仿德意志操、有法度、器械齊一、尙足示整而已、並邊水土惡、方惴惴死亡、疾病是患、一有闕補募、非數月不達、又不識道路、匪蹤萬萬不可躡、所以出此策、正緣客軍聲息相隔、與匪異趣、猝不易勾結耳、故是軍惟軍容可觀爲一長、言語不通、短長相半、外此有百短無一長、赴調之日、有識危之、二十九年六月、軍至廣東、鄭孝胥挈以行、逆知邊亂土荒、百物不給、籌軍用甚備、米數千石、銀十三萬兩、由西江取道左江、泝麗江、入龍江、水陸依護而行、士宿飽、稍無恐、匪聞大軍來、輒旁匿、軍過卽復出、積枝如是、行千里不遇一賊、孝胥與軍中約、旣過聞警、返擊之、冀得一戰、軍抵太平府屬馱盧鎮、下游新甯州安定塘、匿匪復擾、追告急、回軍掩之、集數土人、隔別詢路徑、得大略、脗合狀、遣兩營分堵上下游旁岸、山口村故依山臨江、匪在圍中、將死鬪、嚴陣弗動、相持一晝夜、匪稍窘惰、爭竄匿、其勢已散、陸續搜捕、又一

晝夜村中略無匪、撫慰居民、得七十餘戶、戶給銀三圓、民詫兵不居功恣取求、反有所給、以爲奇、爭導兵就山巖石隙、獲餘匪甚夥、是役雖小、試然軍不浪戰、以兵衛民、民自縛賊之旨、定於此矣。匪經安定之創、旁匿益遠、九月至龍州、龍州居全邊水陸輻輳之匯、墟市之盛、向甲旁郡縣、經亂、劫殺公行、提督道廳聚處不能禁、城內外蕭索無復生理、米一石值錢十七千、雞卵一枚值錢百、武建軍至、提督丁槐既得代、分別留汰舊邊營、存數營率之去、隨剿腹匪、俾離窟穴、孝胥首嚴賭禁、自行邊出鎮南關、退駐關內四十餘里之連城、分布對汛防守、先清中法關鍵、法乘邊兵弁、見我軍軍容、爲向來邊防所未有、稍動目、意將徐覘其後、於時度地置汛、軍少、萬不敷用、乃留舊立功撫匪都司陸榮廷所統榮軍五營、給以足餉、掃除故營、以武建軍左右提挈之、兩軍合計、不足五千人、勉於對汛外、得兼顧後路、爲自立地、明年春、邊軍部署稍定、孝胥退駐龍州、專籌後路、邊地起色

始此、武建軍抵防、水土異宜、自冬涉春、疾疫大作、全軍病者大半、死亡相枕藉、軍心大恐、逃亡幾不可止、於是急設醫院、延中西醫、儲藥餌、闢房舍、以處病者、死則恤銀十兩、救死扶傷、日不暇給、先盡養兵責、又視水土善惡、以榮軍服習久、留善者爲武建軍防地、示體恤、然後嚴軍令、逃者斬、人心稍定、閱數月、疫已、此數月中、後路已定、匪已燬、民已蘇矣、先是孝胥回龍州、集商民議通商貨、左江以南甯爲大市、復由龍州轉輸全邊、承平時有車渡道梗久廢、至是議復之、商力不逮、官助其半、主持一歸商、官不過問、軍中轉運給值較民間優、以示勸道、有匪輪流派隊護送、不需商民毫毛費、議成、遂名通力局、日用有無久不足相贍、商貨驟通、利市三倍、墟市盡興、軍與墟市相守、患匪者共依之、民益倚仗、軍益自別於匪、匪聚窮山、不得食、躍躍思出、客軍坐守完善以待、而主客易位矣、又視需貨多、民間貲本少、市況尙未大盛、再集商議通匯、兌設銀行、自龍州南甯至廣東、劑

銀與百貨樞紐如車渡法權盡歸商官合貲本之半嗣是餉需便捷軍心大固邊市殷軫民間蓋藏稍有可欲者就以自保脅從悉反正日夜詞匪蹤告官名捕立獲匪亦利爲民不利爲匪爭捕著目繳械自效民與匪分豁然見天日三十年冬米石千四百不及前年什一民旣樂業軍中專就完善保之勤放哨數打靶振刷士氣日日儼對大敵以此坐鎮兩年市肆無被盜者詰其辦匪之力始終無鏖戰無窮追晏然坐致之故曰無功武建軍者湖北調直隸武備學堂卒業將弁就湖北召募成軍者也分兩旗候選知府劉承恩督帶左旗四營候選直隸州知州鍾麟同督帶右旗四營營三哨哨八十四人合兩旗計二千餘人以此孤軍驅而納諸言語不通道路不習緣邊二千里之地設鏖戰窮追以疲之加以死喪疾疫之慘匪盡民也民盡匪也敵不可盡軍之傷痍不可量雖有子遺逃叛立盡耳榮軍半出匪中半出舊邊營中武建軍完故胥倣而爲善一挫屺舟中可



爲敵國也。毫釐千里。吁可畏哉。軍事萬變，此亦萬變中之一燭鑒也。

### 榮軍記第三

以邊防言。武建軍爲主，榮軍爲輔。以戰事言，榮軍有功，武建軍無功。以全邊靖亂言，無功之功大有功之功。小二十九年夏，岑春煊督兩廣，劾罷邊腹數大吏，奏定廣西營制餉章一摺，中言邊防二十餘營最隸敗，釐剔尤宜急。邊營內參將張得貴、都司陸榮廷，各統五營，較敢戰，得貴所統改爲貴字營，專剿東路南甯上思匪，榮廷所統改爲榮字營，專剿西路太平歸順匪，已革總兵陳桂林，副將黃雲高，所統各五營，裁汰，改存衡字五營，親兵一營，歸丁槐統入腹地，聽調遣，均俟鄭孝胥所率武建軍到邊，換防後施行。前調之熙字四營，見隨總兵黃忠立剿匪泗色，尙得力，如故。九月，孝胥至，周視防地，武建軍不敷布置，電請春煊益師，春煊令自擇舊營聽用，孝胥指留榮軍，餘換防後均去，貴軍去之南甯，尙近邊，未幾移剿右江，而

邊防自武建軍之外、惟榮軍矣、以十月初一起、劃領邊餉、是爲榮軍助武建軍防邊之始、榮廷故著匪、元春在邊時所撫、其黨成兩營、以能立功、元春又益以三營、三營恃元春舊部、蔑榮廷、榮廷無如何、五營分統虛名耳、自聽孝胥節度、餉糈刑賞、統領應有權、悉予之、始具分統之實、榮廷大感奮、飾名馬函珍藥、以邊營故意、爲統帥壽、卻之、則深道踴躍狀、少納而厚酬之、榮廷意不測、窺武建軍約束整、竭力自斂、又知武建以每月朔發給前月餉、無底餉等積壓名色、無毫釐剋減、因言軍中新奉總督劄、餉優甚、往時防邊萬餘人、今不及半、分汛多、軍太少、願就餉添募一營、改勇餉四兩二錢爲三兩六錢、將弁皆改損有差、視舊邊餉已增、公私兩有益、孝胥知其誠、則允之、是時舊軍方議汰、招立至、剋日成一營、軍中以關餉有定期、且無蒂欠、詫爲異事、數略增損、非所計、且其實優於舊、又驟擢弁以上數十人、積年隨榮廷有勞者、意氣一發舒、軍乃大和、然終以形跡新故間。

不敢自比於武。建他無可自結。則揣摩武。建守紀律之狀。以爲悅。武。建本湖北防兵。無騷擾習來邊。經孝胥日日鼓勵。遂人人油然有保衛地方意。榮軍勉自飭。雖未逼。肖已改舊觀。久而知統帥好尚。果在此。意釋然。專自洗濯矣。孝胥量水土所宜。與軍之能事。武。建善保完善。榮軍久習瘴癘。乘邊之責。什八九委榮軍。而邊軍之內徙者。爭言武。建不足用。艱鉅皆榮軍任之。陸榮廷之名日噪。省中大吏意疑武。建軍果不堪戰。致孝胥加察。孝胥爲白其故。電文有縱火而救之。不若不失火爲愈語。然籍籍之口。非榮廷意。亦非榮軍意也。匪知民暱武。建軍。犯之易敗。遇榮軍。猶以故見。故得數小戰。有斬馘。會柳州兵變。廣西大擾。春煊名調陸榮廷內援。三十年秋。榮軍又增募五營。轉戰右江。論功最。別見邊軍援剿記。榮廷之內援也。率舊營三營去。留邊者以團練填之。不別立分統。但就營官中。簡一營務處。直隸統帥。而留分統俸費。以待榮廷之歸。爲立功勸。先是榮廷分統雖已

卽真、馭各營常惴惴、右營營官楊勝廣、尤桀驁、營中數犯法、孝胥命榮廷遣撤收械、更張之、榮廷慮勝廣嗾其下爲變、非已恩信所及、不敢發、孝胥自召集榮、右營持械悉赴責、以所犯且告、弁勇能從此守法度、統帥自可倚仗禍福、非管帶所能操、必與管帶有恩誓不相舍者、聽自便、立繳械、候易管帶、更募合營肅然、以曾斃要匪採茶三之幫帶林俊廷、代勝廣、右營弁勇悉安堵、去者數人而已、由是令益行、榮廷乃無所顧畏、迨應調內援、榮軍留邊者、較榮廷親統時益鎮靜、匪擾益稀、蓋自三十年秋冬間、巨匪劉九縛他股農寶廷等、赴孝胥軍前投誠、兩股皆絕悍、從匪及槍械甚盛、積年與官軍搏戰、倏勝倏敗、卒不能使就捕、榮廷在邊時、方以傳聞、輒報劉九槍斃、榮廷去、劉九乃以剽奪路窘求撫、孝胥約斬農匪自贖、果誘致寶廷兄弟三人、並其同黨悍目一人、自是梟目擁衆跳竄邊內外者略盡、劉九既受撫、改名劉日福、委家屬於邊、率故黨五十二人、乞赴前敵自効、

委員護解榮廷柳慶軍、榮廷頗得其力云。

新龍銀行通力局記第四

以軍與軍論功無功之功。大以有軍與無軍論功無軍之功。尤大榮軍能捕匪武建軍能銷匪。其合多數之匪以受銷。餘少數之匪以受捕。則得力於車渡銀號二事。車渡者廣西全省皆灘河水淺不足容大船。零星雇小艇。又不足容商賈百貨之載。全邊水道下注南甯。南甯古邕州邕之合江鎮。匯鬱江二源。北源括滇邊諸水。南源括越邊諸水。廣西一省以黔江爲右江。鬱江爲左江。鬱江又自以北源爲右江。南源爲左江。南甯所匯之水派多而流遠。市肆殷軫。全邊所取給與邊產外輸之路皆萃是。鄭孝胥督師行廣西。常論省會當移南甯。別次其語附篇末。車渡一名扒船。船下有輪。足踏之以行。入水淺而受載多。承平時有巨僮業此。干涉稅餉。絀累。船盡充公。蘇元春取爲邊軍官物。由官經理轉運事。行否由官。便漏私抗稅。



公私受其弊、會匪日熾、旋廢不行、邕龍道絕、近兩年民盡散、三十年春正月、孝胥既駐龍州、籌後路、立意不用官運、招集商人、委以官中銀二千兩、令衆商攢集二千兩、復設車渡、是名通力局、主計由商公舉、官不過問、而任保護、責所過電局、用公報報安否、以爲之備、月籍出入呈股、東利弊舉、塞由股東按季輪與商號、數家值稽查、武建軍往來、護行不取絲粟、酬商以官本、鉅而官力不相牽涉、邊地百物皆闕、利又可必、曩出鉅貲、求官護、今得保護、且無所費、翕然樂從、議立就二月朔、卽租船行、旋購蘇元春故物、船益夥、邕龍道通、邕物力卽龍物力、市況立盛、並邊墟市俱復、武建軍行護運道、駐護墟市、民廩完善、始有定所、然邊人銀少、息重力薄、不足致大利、捆載見銀、赴邕交易、又勞費延時日、孝胥復集商、議行匯兌法、官委本銀二萬五千兩、合衆商二萬五千兩、設銀行邕龍間、仍由商舉主計、董理一人、協理一人、呈報稽查、悉歸股東、官不過問如前、匯兌通邕龍財力。

相灌輸。孝胥護商不擾商。通力局已取信於民。議又立。就四月開號。名新龍銀行。龍銀少萃銀於龍。資周轉。邕息昂。布銀於邕。周商用。龍州向時息三分以上。銀行止取一分二三釐。股東月二次會。檢弊漏。商貨踴躍。民益聚。墟肆日盛。近墟而居者日衆。匪脅拜臺入會之民有所倚。以自遠於匪。於是邊人什八九皆匪者。數月間乃止。千百之一二。故曰靖邊之功。無軍尤大。通力局既獲大利。武建軍勞苦數月。地方益安貼。乃就局款募護勇。節武建軍力。局利尙恢然。通力局過太平府城。設分局於太平。新龍則廓張銀市。設分號於廣州。兌款可通上海。通力設專局於南甯。餘就他商肆。借一榻地理局事。新龍設專號於龍州。餘就他商號借理。行事各有本末。輕重。省糜費。既而通力局商挾私貨被詰。獲孝胥徧電關卡。後益嚴詰。無令商人以邊防藉口。吾盡力保應得利。不保非分之益。是年局船行十一閱月。花紅酬勞。悉符商例外。餘利銀一千一百數十兩。銀號開九閱月。花

紅酬勞外、餘利六千四百數十兩、通力局乃議添船、行北源右江、抵百色廳、通滇邊運、而銀行餘利、孝胥命按年分給、每股五百兩者、除官息已逐月付訖外、九閱月而溢利六十四兩、衆商欣然、謂非惟官號所無、卽公司既授權經理人手、亦無此公道足倚也、武建衛商甚周、至關內大路、商人攜貲行者、孝胥日派放哨之兵伴行、商人感之、或小小酬贈、兵竟却不受、月領足餉、視戔戔者無足介意、且久有保衛名、軍人自視甚尊、貴竟人人好行其德、可喜也、通力局縮商貨出入之總、新龍縮各業貲本之總、孝胥憑二所冊報、盡知邊地可興利、暇與衆商議設商務局、查察邊土有利未興處所、陸續任提倡、以收地寶、然商人智力尙局、趨趨不敢力任、孝胥知時會未至、卽不相強、姑就指稱有利之處、力與開闢、今行之而又得大利者、有樟腦、硝煤、數事、未行者有蔗糖等事、煤礦與製造局相涉、別見製造局記、而彙樟腦、硝獲利原委附於篇、

樟樹本南方產、湖南江西廣東福建皆有之、煉腦之法或不詳、臺灣獨以樟腦擅大利、乙未割地後、日本益倡腦利、求多而供少、獲利不貲、日本人稔其利、求攬閩粵湘桂腦業者紛至、邊土多樟、承平時、遠方商人來相度、製腦運載去、邊人得其製法、邊商亦稍設廠收買、赴南甯廣東爲市、匪亂以來業已輟、商不收、民亦不製、幸法未墜地、商號廣萬來業是者也、邊又產硝山中無收售者、遂棄於地、舊與樟腦並收、山價甚廉、孝胥詢知狀、則自出銀五百兩、委廣萬來、設廠處所及收價一聽之、護廠需兵力、就附近防營酌調遣、廣萬來又糾祥興號集貲、出銀千四百兩、分赴崇善龍州太平土州各處、收買硝腦、民始復採硝製腦爲生計、三十年七月迄、年終六閱月、除費用息利外、餘銀五百十二兩五錢有奇、孝胥本出金倡人趨利、計折閱雖盡、亦聽之、據月報乃悉獲利、利占本額少半、殊不自意、諸商更議修改完備章程、且求專利、孝胥允修章程、不允專利、冀商廠雲起、邊民

生事大裕、而腦利且與臺灣角、爲大局計、不問己利也、

孝胥論廣西當以南甯爲會城、蓋今昔勢異、桂林偏省極東北、僅通湖南道、今事勢重要、無過法越邊界、注重在南不在北、南甯控滇越兩邊孔道、下近潯梧、通廣東、黔江會於潯、桂江會於梧、樞紐皆在南甯左近、以左江道移設桂江、足鎮湘邊、而巡撫移駐南甯、理邊防事、形勢便、記此覘之、將來必有行者、

邊軍援剿柳慶記第五

三十年五月、柳州降兵叛、戕知府祖繩武、分黨四竄、廣西防剿諸軍俱失利、武匡軍敗衄尤甚、岑春煊進駐桂林、堵賊東向路、柳慶大擾、合省戒嚴、春煊苦諸軍不足倚、電召邊防榮字營馳赴急、邊軍本苦薄弱、辭不往、春煊固要之、急電疊至、以鄭孝胥吝、意不能無少望、且重陸榮廷名、要益切、孝胥不能却、允調榮廷去、而榮營不可少、留自將、以慰春煊、春煊又言陸



榮廷猝統生軍、恐減色、乃議補招五營、由省認餉、新軍防邊、舊軍赴調、榮廷意不欲行、自度官小、往必受轄、他將領不樂爲用、孝胥以言激之、榮廷舊受撫時、其死黨從降編兩營、二十九年冬、就餉添營時、拔數十人爲將弁、稍稍酬衆意、孝胥責以自負小意氣、不爲患難故人計、榮廷大感動、始應調、孝胥又以前意激衆、令榮廷選拔將弁悉來見、告以丈夫貴有以自見、公等始作賊、有悍名、反正久無異志、豈非曠然豪傑、士顧鬱鬱久溷儕輩、無緣一旦脫囊穎、天假之、便統領以小意氣、幾坐失此會、吾詢畢生、何以酬公等統領、始爽然、公等從此爲將立功名、念統領不忘舊念、吾體諸君隱情、何以爲報、衆失聲、矢效死、既而以新軍太無範、又商春煊、赴援三舊營、間兩新營、榮廷籍武緣、往糾其鄉人成兩營、離戰地近、易赴敵、邊防則募團練爲三營、填其闕、孝胥又爲行者計久遠、謂練丁有家可歸、本以荷戈衛鄉里、爲責不出其鄉、不更其業、坐獲榮軍餉、事畢復其故、有利無

損榮軍舊人銳立功。此行不患無富貴。脫無大遇。合邊營懸闕。盡在仍與。主將相守。不失向來。歡拔跡草澤。爲國宣力。而後歸。歸卽生計。如舊。何憚。而不爲誼士。將弁感孝胥意。加以朝氣可用。故榮軍轉鬪有聲。一日千里矣。七月定赴援議。孝胥電告榮軍行期。朝廷未得春煊奏。不知所以。顧念邊兵弱。飭速遣回。春煊疑孝胥持異議。抗疏辨。朝廷又促榮軍行。久之。春煊始知朝廷誤會。非孝胥爭榮軍也。八月。榮廷赴武緣募練。九月。成軍。以省中所備軍械不中式。孝胥力請春煊。改給快槍數百桿。孝胥又自借給數百桿。榮廷方患瘡稍愈。春煊促之急。力疾就道。春煊令道員龍濟光節制之。時柳慶賊氛熾。逼貴州界。東自融柳。西迄東蘭。中間河池南丹。蹂躪無完土。榮軍北行。十月十四日。安定土司途次。得河池急足。待援迫。倍道偵匪所在。分隊往撲。連日擊賊。曾五陸三莫三楊二李堯甫顧二嫂等股。於河池之長腦。南丹之八墟牛欄關。迭有斬獲。二十日。偵思恩大股歐四

白毛七等、匪六七千衆、竄河池境、急調各雕剿隊、厚集州城、二十二日軍合、賊方踞州東北五十里岵崙村、商地方官、多雇嚮道、夜半出兩營、渡金城江、由六甲墟進擊、爲正兵、一營東繞搬指坳、渡江橫擊、爲奇兵、二十三日黎明、遇賊六甲、轟戰數刻、賊退回岵崙、正兵攻其前、奇兵已繞其後、賊悍甚、堅拒不稍縮、榮廷自率後隊接應、至則賊方用奇、更繞我後、疾掩之、賊少卻、擊以開花礮、乃大潰、入山峩中、官軍追之急、盡棄其輜重騾馬、驅婦女前行、悍賊殿、會晡、收賊所棄、回岵崙村外、據隘露宿、次日搜山、獲數匪、賊去已遠、乃還、自長腦八墟牛欄關至此、戰陣亡哨官一、什勇十四、傷什勇十二人、生擒賊十三、斃九十餘、獲新式槍二、舊式八、手槍五、馬三百數十匹、旂幟號衣不計、僞統領福勝全軍、兼理黔滇兩粵兵馬元帥關防一、是股回竄思恩之廣南、爲張得貴軍所截、匪已膽落奔潰、貴軍獲槍級財物極夥、濟軍踵之、亦大弋獲、殘匪北合南丹、大股逼黔邊、十一月初五

日戰賊於南丹之三汛、初八日、又戰於同崑、兩戰計擒匪八、斬級五十二、獲快槍二十一、餘槍三、生口供匪目陸三於同崑跳崖死、陸續搜匪而行、頗有斬獲、十二日、匪破黔邊四寨、黔兵不能禦、貴州巡撫曹鴻勳電咨春煊、摘榮廷頂戴責令驅匪回粵、榮廷憤且笑、馳懇孝胥、二十四日、戰大股賊於黔邊之三普、是股爲曾五蘇二蘇八楊二包十二沈三蔡大顏二嫂、南丹土匪莫二王四、貴州獨山土匪李樹成莫四何四陸大等、諸股所合、衆二千餘、卽由四寨改竄之匪、戰一晝夜、匪衆兵寡、雖迭斃不遽遁、次早援隊至、復戰至晡、賊始潰、收隊會食、計陣亡什勇四、傷十三、生擒賊二十二、斬級六十餘、獲快槍十四桿、木刻偽關防三、訊供後、至三十日、覓得曾五首級、又焚草間未斬級匪屍百餘具、嗣是匪勢稍衰、黔軍貴軍榮軍合搜餘匪、榮軍又獲蘇二蘇八各匪首、榮廷力求回南甯、遣散新軍仍赴邊、黔粵皆靳不之許、而龍濟光以統榮軍故、河池南丹之役、以善戰聞天下。

法蘭西對汎記第六

光緒十一年中法罷兵。法既敗衄，而大臣主和非徒勝無所利，反舉安南盡北圻皆爲法人保護地。於是廣東廣西雲南向以安南爲藩籬者，皆有資敵逼處勢。古海道不通，安南貢道一出鎮南關。朝廷撫字安藩，本以廣西爲孔道。廣西全省皆與安南邊，卽皆與法邊。交涉繁猥，非雲南廣東比。往時法貿然弄兵，以海爲後路，緣邊斥候不相接。我師出鎮南關，戰不利，退屯關內八里關前隘。又敗，而王德榜之師已由東路愛店襲法人。後此二十年前國威稍振之已事也。今法北圻鐵路由海防抵文淵，距鎮南關止八里，並邊要隘。法悉置戍，聲息相應。其有墟落過往較稠密處所，屯營之外，更置汎房詰出入。蘇元春在邊時，法所置汎亦置之。是爲對汎。軍政廢弛，名存實亡。法亦盡力營鐵路，鑿山開道，勞費萬狀，不暇肆狡啓。惟數諂讓華官稽察不力，縱盜殃鄰境而已。鄭孝胥督邊防，始至卽盡檢對汎。

所在西路陸榮廷防地、東路張得貴防地、或防或否無定格、然應屯處所具在、既得崖略、知武建軍萬不敷換防用、乃留榮軍助邊防、孝胥夙計保完善以銷匪、思保完善、不得不多留武建軍、以故對汎十二所、武建換防得三所、餘悉榮軍屯地、十二所者、西起鎮邊縣西南境那波大隘、距谷旁法汎十五里、稍東、鎮邊南境百南墟邱匡隘、距郎吉法汎十五里、又東、鎮邊東南境平孟隘、距朔江法汎八里、又東、歸順州南境隴邦隘、距茶嶺法汎二十里、又東、下雷土州東南境石龍墟、距里板法汎四里、折而南、上龍土司西北境苛村隘、距下琅法汎四十里、再折而西、龍州西北境水口關、距大龍法汎八里、再折而南、龍州西境佈局隘、距那爛法汎五里、又南、憑祥土州西北境平而關、距平而法汎六里、折東、憑祥南境鎮南關、距文淵法汎八里、迤東南、思陵土州西南境愛店隘、距峙馬法汎三里、又東、土思州南境九特隘、距馱燾法汎口里、縣延近二千里、以鎮南關爲中路、此路



本出邊大道、今法鐵路又已抵文淵、地益劇、西路邊線屈曲、故延長而設  
汎夥、西路中平、而水口兩關亦要地、水口關扼牧馬河、上通安南高平鎮、  
平而關扼松溪江、上通安南諒山鎮、兩水會龍州城下、龍憑三面皆邊、中  
繞龍州一大墟、市軍實民廩皆萃、是孝胥自駐連城、卽以鎮南水口平而  
三關留委武建、餘汎雖控邊、實散地、令榮軍駐之、嗣以水土惡、起大疫、榮  
軍亦相得久保無他、乃次第代防水口鎮南兩關、惟平而關稍平善、榮軍  
亦無可分撥、猶爲武建軍防地、榮軍換防、水口由陸榮廷自駐、法使宣言  
外部邊軍中有陸亞充故著匪、今雖善戰有功、然水口關內外係往時稔  
惡地、居民驚疑、請易防他所、便事下邊防、孝胥以軍中調遣不容外人喙  
拒不應、陸亞充者、榮廷匪中名也、外部譯作劉和盛、岑春煊聞劉和盛善  
戰、思引爲腹地、用勸孝胥內徙之、且以解法人紛、孝胥不欲揭榮廷前惡  
不言、所以春煊至今思劉和盛不知、卽柳慶立功之陸榮廷也、法人又以

九特路僻、商外部、請彼此撤汛、孝胥以地近十萬山、資鎮懾、告以吾自設汛、法請自便、法人竟不敢撤、疆場之間一彼一此、邊外匪內擾、邊內匪外擾、未獲必相約、而後能剿捕、既獲必相約、而後能訊辦、殆無日無轆轤、乃至戶婚田土鬪毆、罵詈無所不有、有司以對汛、故一以委邊、軍拘犯與之坐堂、皇一訊鞫、餘不問、故邊防稍稍兼詞、訟事關兩國、各有膚受、愬以國力、左右袒、急則啓釁、緩則召侮、論民事非尋常、兩造比論兵事亦非尋常、坐鎮比也、蘇元春時已往不可知、綜兩年來案牘、小者不暇舉、舉一二大者、合他交涉別爲記、而存對汛關係於此、

邊餉記第七

康雍乾全盛之日、國家以餘力詰戎兵、西北拓地萬里、將帥未嘗與籌餉事、川楚之變、已出意外、以

列朝積累深厚、止患兵力絀、未患餉力絀也、粵匪亂時、始以空名督師、有

人無土爲大患、咸同諸老、皆身膺疆寄、而後有大勳勞、財政之升降、可以觀世變矣、二十九年、鄭孝胥始督邊防、尙無籌餉責、已受餉乏之厄、明年夏、定四省合籌之議、而催餉一委邊防、其受厄亦相等、實則皆非法也、蘇元春之防邊、邊餉本由四省合籌、廣東湖南北各十二萬、其所不足、悉取給廣西、始定額、歲餉四十九萬餘兩、繼減爲月三萬七千兩、兵食之外、有所興作、輒請帑、無論元春之兵、本不以餉爲應得之款、卽發滿餉、當時餉額少、亦頗足給、孝胥之來、岑春煊卽指廣西月三萬七千之的餉、然廣西實不足任此、自有邊防以來、湖南欠協餉百五十餘萬、湖北欠百七十餘萬、廣東欠十八萬餘、此三百數十萬之欠、皆取足於廣西、搜括早盡淨、加以腹地亦亂、防剿且不給、巡撫時爲柯逢時、於孝胥始至、卽以窘故、議武建餉與省章不合、擬不任責、又擬減平、孝胥爭於朝、逢時勉應命、而力實不逮、所謂三萬七千兩者、至邊始悉尙有三千兩、月撥道署款、自元春時

已然、由來久、不可革、餉額益短、額短而廣西仍無可羅掘、至明年春、窘益不可耐、彼此所爭執、所號詈、幾於無理取鬧、而邊事岌岌立壞、三月間、四省合籌之議始發端、四月而就、湖廣總督張之洞首念邊軍、約與廣東共之、湖北利害雖不及、而所協無論多寡、願與廣東埒、議定、湖北廣東各歲協十三萬兩、湖南仍前額十二萬、而乞足解、廣西認十二萬、合五十萬兩、以爲戰時器械賞恤及小小飭戍邊防費、惟爭以後催提之責孰任、孝胥慮客軍待餉萬一任催不應、別無酌劑不如倚一省爲有著、而春煇意督撫互催自有分土難盡言、不如令嗷嗷待哺者自叫呼、易動人聽、衆以爲然、孝胥念人盡努力、必由我、堅不就緒、一線生理且立斷、勉應之、遂定岑張柯鄭會奏之局、於湖南無所加索、但求解足原額、即亦不硜硜與磋商、奏入、荷、俞允、部覆尤周至、於收催造報均由邊防主政一節、覆云、鄭孝胥雖奉命督辦邊防、究係客軍、若非與該地方督撫會商一切、必致呼應

不靈、諸形掣肘、況該督撫身膺疆寄、尤應統籌兼顧、何得顯分畛域、置身事外、應請飭下兩廣總督廣西巡撫、所有廣西邊防事宜、仍須和衷共濟、勿得諉卸、是爲至要、然督撫各懷原議、大概由邊爲政、惟至急時、一會催而已、奏方定、首延緩者爲湖南、湖南巡撫時爲陸元鼎、於廣西頗盡力、然徒以右江之匪、其害於湖南迫、邊患究稍緩、故元鼎勇於助右江、督撫獲右江之助、不能力催邊餉、邊自催之、猝不遽應、而梗議者首湖南矣、邊軍固未至遽絕望、然原議各省提前一季先解、以防緩不濟急、乃非惟不如約、且過期有未解者、數月不見餉、至則慄慄之勢、日在嘩噪、中微天倖、以有用之心力、銷耗於無把握之焦灼、於事何補、況邊備尙有至險、至急、出於一時嘩噪外者、均非厚餉、無以爲力計、邊防非督撫兼轄、不爲功、卽任餉不任兵、而於兵事利鈍、不關切於餉事、終不免旦夕敷衍、求其計久遠、實難如柯逢時撫廣西時、其驗也、孝胥以督撫兼轄之意、忠告於岑李、三

疏乞病去、將受代、疏陳鐵路礮隊沿邊電線數事、蓋自知非孤軍浮寄所能辦、匪亂已定、餘無可措手者矣、

交涉記第八

武建軍到邊、既數月、考定中法軍官相當之等、刺取彼之所以待我、與我舊制相參、定相見禮、凡法官軍衣、以七畫爲最尊、越南總督代政府行一方事、始用七畫、大帥六畫、統領五畫、分統四畫、營官三畫、哨官二畫、哨長一畫、邊軍以督辦大員當六畫、無統領故無五畫、武建軍兩督帶、榮軍分統、均視四畫、營官以下以次差、敵以上、升礮站隊、敵不升礮、敵以下、公服來者、亦公服、延見、因公奉上命、禮之加一等、不預訂期、任便通謁者、不公服、升礮、有七聲、五聲、三聲、及三地礮、或三排空槍之別、極尊用七礮、餘遞減、排隊多至兩棚、遞減至十名、四名、敵以上、迎有遠近、迎送皆出門外、敵出門送不出門迎、敵以下、二等者送不出門、凡預訂來謁者、款以煙茶酒



餅、便謁者無酒餅、預約接待、有故須改期者、先告之、預約往會、有故不如約、亦然。

華人入安南者、需法護照、一年長期者、照費銀三圓、兩月短期者、費五毫、三十年春、議法人安南人入邊者、給照收費、如法例、法人受約、既念警察未備、難覺察照有無、安南人尤有錯居內地者、難分別、卽徧補照、事亦未允、因告法暫緩收費、但需照而行、俟定收費期、先七日相告、嗣是安南人無照者、亦未加詰、法人入關、則多持照矣。

光緒二十一年、中法續訂商約第五款、邊界五十里內人民往來、無庸請照、而其先十三年、北京續訂天津十二年約第六條、除兵船及運載兵丁軍械之船、所有法國北圻船隻、從諒山至高平、復由高平至諒山、經龍州至高平、並諒山至龍州之河、此二河卽松溪江木馬河、此項船隻、每次路過、每噸納鈔銀五分、惟船內所載貨物、一概免稅、運入中國貨物、可用此

二河、皆成約也、三十年春、榮軍駐石龍墟、以內地路不平、數持械假道法屯地赴他汛、法汛向章、遇華兵攜械行安南境、非有知會、法當拘檢、法汛假借邊軍、不遽如法相難、惟數言華軍違章、以市德、陸榮廷慊其曉曉、忽出示封界、不准人民往來、法駐安南官吏大譁、龍州領事告督師鄭孝胥、孝胥檄榮廷撤示循向約、事良已、法使旋言外部、安南願假邊軍道、但須立約示限制、而邊界船往以匪擾未行、今邊防足恃、願如約、部中疑有他意、詢兩廣督撫、及邊帥、孝胥言、行船本循約、無可禁遏、彼既議詳章、乘勢妥予節制、計良得、岑春煊乃委法文繙譯直隸州知州丁平瀾詣邊、受孝胥指、法亦委四畫官司嘉祿詣龍州會議約三條、彼此簽字畢、法越南總督後悔、言法受損、請就北京重議、事遂中格、彼船不來、我兵亦本不定需假道、孝胥飭邊軍修路自便、約文今尙存案、

二十八年夏、王之春方任廣西巡撫、匪亂已急、之春意窮民無所適、故爲

盜、會安南法商燕北公司招鐵路工、之春特就南甯設資遣局、遣工赴招、冀銷地方患、之春劾去、局亦撤、前事已不復關人意、二十九年冬、法駐廣東領事、忽向岑春煊請償資遣費二千五百圓、春煊不省所以、行查左江道、太平思順道、各署卷宗無所得、惟資遣局舊人、稱有簿記、載明遣工七次、共一千五百三十人、支銀四千五百九十圓、又護送兵弁費一千六百二十圓、別無法公司收據、亦無招募定值合同、而法商多助而亦據已簿、稱工止收一千二十三名、費每人二圓、外加雜支、故得二千五百圓之數、始飭太平思順道易順鼎檢據向理、順鼎無可據、轉詢龍州法領事、更無所得、順鼎劾罷、代者謝汝欽、益無以爲計、春煊商由孝胥與法理論、七月會議、法人詰資遣局帳何據、孝胥亦詰燕北公司自開工數工價何據、持不下、孝胥言護送費廣西可自認、工資不可少、辦法以此爲定、別無可更讓、已而法人言公司固不認虧、又久之、法安南總督令公司出所願出之

數、餘由官爲補足四千五百九十圓、以全兩國邊誼、至歲暮始繳銀完案、事遂結、

緣邊大宗土物、以茴油爲最、茴實俗稱八角果、成油卽名八角油、銷外國極廣、商情良莠不一、雜動植物各色油爲僞、浸不可問、光緒二十年、英商定購大批、在香港察出攙和欺僞狀、照章議罰、華商折閱甚鉅、嗣後衆商公稟提督署道署、設局經理、名保衛局、蒸油之餽、官有成數、以禁私製、果熟時、局給腰牌、始准入山、以防偷采、局收保護費助邊防製造局用、又以蒸製散戶、仍無稽察、設經紀行驗良窳、別抽行用、而保護經費、卽由經紀行繳納、二十八年、接充經紀商梁姓等、呈明歲繳經費三千八百兩、充總商三年、三十年秋、梁商等屆期將滿、散商時利廣生祥聚三號、忽藉洋商三聯單、抗繳經費、共百零七兩、總商控之官、三號恃符不服、署龍州廳同知馮鏡芳、請孝胥指、孝胥屬如例罰辦、仍不服、封閉三號警效尤、遂以

八月十五日、派武建軍隊偕龍州廳蒞封訖、梧州英領事致電孝胥勢洶洶、稱洋單已完正稅、出口時照章完半稅、電有鄭督辦違約強抽字、孝胥覆言此項經費、有光緒二十三年商家公請開辦舊案、本督辦照章保護、照章收費、並非創辦、並非加抽、貴領事失言、或繙譯錯誤、卽查明見覆、英領來電、仍執正稅半稅約、又覆云、查此項乃保護茴油經費、商家得有利益、不得認爲貨稅、與三聯單無干、如衆商公議不要保護、請銷舊案、須於前一年聲明、再候核辦、英領執稱保護費宜抽山主、不應抽販貨之商、抽之商卽爲稅、又覆云、查保衛局設於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因此地匪亂情形、與前不同、若不保護、必至無油可購、且廣生祥等所購、乃已受保護之貨、此貨既由該商經手、自應責成該商、照現行章程完納經費、英領無可措詞、乃多方恫嚇、往擾巡撫李經羲、經羲電詢顛末、卽亦據孝胥所持者駁英領、最後勸孝胥所爭者小、略通融、圖速結、孝胥覆電云、胥照案

辦理、礙難通融、英領不從、應請聽其所爲、於是經義亦謝不敏、英領又往擾總督岑春煊、言三家久封、受虧應償、孝胥言三家咎有應得、無與爲償者、英領稱三家因領洋單受窘、必索洋行償、孝胥言、他商亦領洋單、仍繳經費、三家獨頑抗累洋行、華官可據理斷令不向洋行滋擾、以後無可言、惟稱受虧幾千金矣、逾時又稱增虧幾千金矣、孝胥以無所事於英領、置不理、至十二月、英領由春煊所轉圜、言三家罪案究未定、鄭督辦所責經費百七兩、令繳存梧州關、候緩斷曲直定繳局與否、先行揭封、春煊亦勸省事、乃於十二月二十日揭封、作不了之局、孝胥平生持論、辦交涉視理直、卽應爭先著放手自辦、待其百計營救而後脫、已受苦累、足殺其骸、欲聲我罪則理曲、窮其伎倆、不過嚇政府易其人而已、若理直而氣不壯、先徧懇外人求公論、外人於彼國無詰責之權、於我國無保護之責、事機落後、以我求彼、所得者僅矣、語扼要可喜、附記於此、

武建新軍記第九

客軍遠戍本非計、戍廣西邊、天時地利、尤不相得、武建軍取定一時亂、日久人思北歸、強遏不遣、且成弩末勢、往時不敢用土著入伍、以民匪未分故、三十年春、邊人始露生意、民始敢言抗匪、並邊二千里間、亦有結數村爲團、匪來則戰、匪去復業、始終未爲匪脅者、有初與匪抗力不敵、卒往拜臺納貲輸匪自救者、官軍不足倚、受保於匪、以延殘喘、可哀也已、又久之、榮軍內調團練、卽充榮字新軍、其技擊行列、尙與榮營爲近、極其長、足與土匪馳逐而已、出邊數里、法蘭西列屯相望、自顧不敢與齒、然邊軍終以土著爲久遠計、三十年十一月、鄭孝胥始以添練武建新軍一營入告、就邊餉撙節取辦、餉從榮營、練從武建、選武建軍中哨弁、嫻熟軍械能勝約束之任者、充新軍營官以下、軍各有身家可賴藉、什勇中多有名在庠序者、三十一年春、稍成軍、其人登山驚水、習道路、狎煙瘴、善馭之、其用出武



建軍上、惟就見餉、力必不能更練第二營、存此芽蘖、以待來者、邊海必練海軍、邊陸必練陸軍、緩急正相等、天下智謀之士、盡力於海濱大埠、山僻窮邊、士大夫所不寓目、爲一二武夫糜爛地、試乘邊望敵、能無寒心、昔幽并突騎、河西式力、皆以近邊故、習匈奴突厥之長、還以相禦、今朝野未或道此、廣西邊首見端緒、善保之、更擴充添練一兩營、兩年更招、前者退爲預備兵、更迭爲之、緣邊皆得古人寓兵於農之法、卽各國常備預備後備真面目、視各省就舊有之兵、易號衣胸背字迹、標常備名、卽自謂師西法強中國者、何如、且邊人守望、不盡藉屯營、止留少許捍邊、餉可大省、以所省籌邊需鐵路、及緣邊電線、礮隊礮臺、諸政並舉、邊防之名、於斯爲副、是軍爲民兵、嚆矢、故關係之重如此、今未知數年之後、此事爲息爲耗、書以覘之、是軍所以得有籍之子弟、不以入伍爲恥者、蓋亦有故、洋操軍卑賤、斷役之事、本少於舊營、不甚見可賤、孝胥自蒞邊、終歲服軍人服、遇士以

禮。哨。弁。公。服。見。者。皆。公。服。待。之。邊。人。懷。重。文。輕。武。之。錮。見。又。較。淺。以。有。此。效。日。本。所。謂。天。皇。其。人。服。色。與。陸。軍。大。將。無。別。其。亦。風。動。之。一。道。歟。北。朝。以。府。兵。之。制。貽。唐。至。開。元。承。平。盡。爲。豪。貴。所。占。役。而。府。兵。一。燬。不。可。復。此。視。乎。邊。帥。之。意。向。矣。孝。胥。原。奏。畧。言。查。邊。防。前。此。未。嘗。見。新。式。操。法。之。兵。自。武。建。軍。到。邊。以。來。法。屯。洋。員。常。來。看。操。民。間。見。其。軍。容。整。肅。頗。生。歆。羨。臣。念。邊。地。水。土。惡。劣。客。軍。久。駐。有。三。不。便。地。勢。不。熟。一。也。言。語。不。通。二。也。水。土。不。服。三。也。非。就。邊。地。各。團。挑。選。壯。丁。教。練。操。法。不。足。收。長。久。之。效。初。苦。餉。項。無。出。勢。難。開。辦。自。五。月。間。奏。定。邊。餉。每。年。五。十。萬。之。額。始。欲。就。款。籌。辦。仍。在。武。建。軍。中。挑。選。武。備。學。生。生。員。符。鎮。堃。前。赴。明。江。廳。各。團。內。擇。其。身。家。清。白。年。力。精。壯。略。識。文。字。者。按。武。建。軍。三。哨。爲。一。營。之。制。招。足。一。營。來。龍。州。教。練。月。餘。頗。著。成。效。臣。親。自。校。閱。細。察。各。勇。丁。頗。肯。專。心。練。習。如。果。精。練。成。軍。則。可。免。客。軍。三。不。便。之。害。將。來。重。加。推。廣。實。爲。自。強。之。基。

現擬定名爲武建新軍第一營、其每月餉章、則照榮字軍三兩六錢支發、俟教成之日、再行酌加云云、錄此以詳原委、爲將來息耗之效、有所考也、嗚呼、此事豈徒爲廣西邊防計而已、民兵之效、能使通國皆兵、畢思麥克何人哉、一小國踵之、而勃興不可遏者、又何道也、

德之民兵、乃其故制、始其民三等貴族爲將弁、田農爲卒伍、而中戶業士商者免徵發、至一千八百五年、以普魯士大敗於拿破崙、國幾滅、斯達英爲相、主變法、而向豪士特等爲變軍政、始行凡民皆兵之制、陰寄於內政、而實行之、此普魯士所以處四衝至難守之地、而爲天下武烈最競之國也、惟此制實與畢相無涉、畢相所爲、不過實行先輩之義而已、卽其合邦偉業、亦本之斯達英也、嚴復注

邊防醫院記第十

各國軍行皆以養病院從、遇敵舍死命相搏、病院所在、敵軍呵護、維謹、傷

病之兵夷然處戰場。但不當火線。自餘任軍事。勝敗俱無恐。非彼族仁於我。習兵事久。彼此公理明也。吾華軍中亦間挈流落醫士病者。草草處方。藥退與諸軍雜。處病者擾。不病者亦擾。此尙爲紀律完善者。言防營處無事。地方除召集應文具外。遊蕩煙館賭博場。隨意覓食宿。會疾痛放假。鳥獸散。不知所之矣。邊軍醫院初非倣倣各國博文。稱實武建軍。死喪之威痛定思之。而人人疾首變色者也。二十九年冬。鄭孝胥駐連城。邊水土惡。武建軍大疫。病者死亡接踵。士氣大沮。逃者相望。孝胥憂且憫之。軍人月餉有限。一藥餌需銀數毫。愈否未可必。烏得無戚。乃飭各營查病者。給藥資。遂費千餘金。病不止。龍州法領事伯樂福。本起家軍醫。聞邊軍患苦狀。請就營施診。孝胥允之。連城礮臺地重要。不欲處外人。就憑祥覓屋。得寬大者。昇病軍處其中。撥款屬伯樂福購藥。軍人初不信外人。嗣見診者立效。始翕然。大抵病多瘧。醫用金雞納霜。軍人不節食。西醫不許食飯茹。

董專以牛乳供日夕、病多起、伯樂福乃薦安南人學法醫、曾給文憑者、駐憑祥、非大重難、卽安南法醫處診、明年春、孝胥移駐龍州、乃就龍州市西陳氏昭忠祠設醫院焉、春深瘴發、病情萬變、西醫有不效、聘中醫別治、西藥購之安南法肆、不及給、分購之香港、中藥就市購給、藥資計數千金、而前後燒埋恤賞銀、且逾萬矣、院中、武建左右旗各撥一哨、長值院事、役長夫若干、每房一間、一夫值拚掃、餘調理飲食、浣衣理髮、除廁之工、皆具房中、病者旣去、以藥熏屋宇、辟穢氣、選軍中識字士卒十人就學醫、以廣治療、委員日籍院中住若干人、來幾人、去幾人、呈報月籍病名及患者人數、以知何證最易犯、爲補救計、病愈、給調理牛乳食物、軍人視居湖北時爲勝、安意就治、逃者始止、疫最盛時、院中住百數十人、死者甚少、經費多出武建截曠項下、他軍或非軍人求入院者、令貼火食、就診不住宿者不取資、其住屋以病分類免傳變、余往觀時、已在乙巳之春、軍中平善、住者二

三十人。此事在邊軍萬里。赴急不服。水土犯瘴癘。致疫不得已。而設然。意思周摯。足爲法式。天下已知重兵。事似不應久不爲此。反爲飢窘僻遠之軍所先。他日必來取法。嘗爲主者言。卽此已爲天下師。亦足以豪也。

邊防將弁學堂記第十一

盜賊無根本。無節制。以紀律足恃之。兵收樂生惡死之民心。相與共保。而賊自無所容於世。敵國有根本。有節制。日淬月試。窮極工巧。相與角一日之利。鈍於是。學問出焉。非特今日中外之勢然也。自古應天順人。取天下於盜賊之手者。皆以定制。度備教養。以致太平爲急。其相業恆重。而將略恆輕。英雄並世。各據形便。相持數百年者。反是將之良者。恆兼宰相器。從容諷議。終身不與戎事。而可以名世者。罕矣。此不可易之勢。而器械動作益變益精。則與時代爲進退。總之。武人不可無學問。不可狃於辦盜賊之法。待敵國天下。知此義者。不爲尠。將弁設學。已有多所。邊防以備兵爲

本意、邊兵以與敵國角利鈍爲本意、視腹地爲尤急、因陋就簡、事不愜意、取收急效、又限財力、無如何也、三十年十一月、鄭孝胥奏設邊防將弁學堂、學生額百人、半取軍中、半取邊裔子弟、始邊子弟就學少、多取軍人肄業、廣西學政汪詒書試龍州、就加鼓舞、來者大奮、是爲邊土足兵根本所在、亦錄原奏、以俟後效、奏略言、查前此邊防各營、均係不學之兵官、不練之兵士、故擾民通匪、習以爲常、今欲革除積習、必先練兵、欲求練兵、必先練官、方可望其轉移風氣、經臣於八月間就武建各營中、挑選哨官哨長、係由學堂出身者、分別派充各門教習、又飭武建左旗督帶官、選用知府劉承恩、右旗督帶官、選用直隸州鍾麟同、會同擬定學堂二年卒業功課、在武建軍榮字軍各營中、挑選識字勇丁、補入堂中充當學生、卽於九月初一日、在龍州城外暫借昭忠祠房屋一區、試行開辦、因現在籌款未充、卽在邊餉每年五十萬項下、核實支用、所有監督稽查教習管堂各差、均



派督帶哨官各員兼充、酌給津貼、以資撙節云、孝胥又以邊防不能遽練、礮隊爲憾、武建哨弁中有曾學礮學者、給與津貼、令就營教授、冀一旦有此財力、卽軍中取材、不至茫然停待、跛者不忘履、用心亦苦矣哉、

### 龍州製造局記第十二

邊防因陋就簡、不足言製造、蘇元春時、力尙可爲而不爲、至鄭孝胥督邊軍、就餉勉支拄一二、大工程大興作非所任也、元春舊設製造局於龍州城西四五里之雙山堡、門臨龍江、規模甚略、所能爲者、造鉛彈、修槍枝、稍製軍用器具而已、經費仰給茴油保護費、歲三千八百兩、恆不足一千七八百兩、需別取足、人言藉藉、或稱濟匪、或稱所製無幾、虛費款項、檢冊報亦無有詳列者、二十九年冬、孝胥接提道移會、局由邊防主政、委員查核、令詳報、據報亦尙明了、惟所呈製就鉛彈、已繳軍需局者、不可得而核、槍械已修整歸本主者、更不可得而核、前領款、據稱短少、由委員墊數百

金、又向用煤、以亂故久不開採、存煤盡罄、以薪代之、價倍於煤、而機器受其損、工匠皆廣東人、停則盡散、地僻復招不易集、不停則耗甚鉅、槍損彈闕、勢不能無修補地、孝胥命前虧與盡償、工停而匠不遣、仍給工食、力復煤礦、已往不復究、掃除更張責後效、覓煤數處不合用、仍就向採煤稍近處、委員集土人開掘、以兵力護之、煤有效、局亦立復、故工匠藝徒長夫司事薪工月費百數十金、委員薪水、局中物料、皆由支應所給領、實驗估計各式鉛彈、連耗需料若干、製成後與領料核銷、令軍中槍械、有小損壞、持赴局驗修一次、悉不取值、一洗軍人惜費諱匿之習、機器皆仿英國、工匠藝徒、每日工畢時、學習英語言文字、延教習教之、三十年一年中、費五千餘金、計製造零件五百五十八件、鉛彈十萬一千二百五十顆、修整零件一百五十七件、槍枝七百二十七桿、改造零件一件、刺刀二百八十把、所造鉛彈因局小、故成本較重、以視購之外國未必見省、且不能製無煙藥、

不能鍊鋼、所成彈止供打靶之用、戰時無煙鋼彈、尙需別購、三十年十一月、孝胥片奏龍州製造不足恃、爲餉力所局、未能擴充在案、慰情勝無、所得如此、煤礦今所開者在上思州遷隆土司境緣邊產煤地甚夥、無運道土地既暖、薪蒸又足、給民間亦不用若籌其出路邊民一大生計也、向來定價每百觔銀九分、由礦直送至水濱、水道約二百四十里、運龍州船價每百觔銀二錢、護勇船隻又需費若干、現計每百觔費銀三錢零七釐六毫、每噸合銀七圓一毫七分八釐、若鐵路可通、運費大減、開采復用機器、此物必爲邊產大宗、現就龍州用煤言、尙較廣東購價爲賤、煤質或稍不及開平、而每噸價輕一圓四五毫、若更由廣東運邊則費不貲矣、三十年二月、采至十二月中旬、存煤已多、暫停采、最旺之月、得煤二十六萬餘觔、地荒僻、役工少、然已不可勝用、需者無幾、又不能外銷、棄寶於地、俟之將來、吾中國要無在非樂土也、

龍州學社記第十三

廣西自古荒服地、東北少許郡縣、先得湖南廣東風氣、略自比於內郡、其人民亦廣東湖南移居者爲多、左右江夷獠雜處、四五百年來、屢用兵力、改設郡縣、所成就者、尙止江水匯合處數大郡、其民能自贍生事、餘皆榛狉不足道、滇黔皆腹地、民氣僿陋、傍邊彼此略相等、獨越邊最危、法人經營安南、不變置其君臣、仍其年號、今尙以成泰紀元、正朔服色、徽號器械、一如其故、安藩擁其位、號法以餘食、豢養之、妃嬪娛樂、亦如故、出犯法人禁令、則拘繫懲罰、如法一釋之、即儼然王者、留以繫士民之望、其民愚陋、無自活計、法占其土、創百業以殖其民、而斥褊賤不屑爲之事、分其毫末、利奔走安南之民、而役使之、邊人知識、曾不足以勝安南、視吾內郡、雖有極不肖之流、以一身利害故、時時媚外、以自菲薄、然人心之憤懣、尙者、固有間矣、數年來奔走於匪、得強於匪者來、乃一自洗濯、後事未可量、古

之無懷葛天、並世竟無不無懷不葛天者相逼、古人之倖、未可徼也、鄭孝胥既定邊亂、三十一年春、驟爲邊民興學、力獎遊學、助以資斧、士氣大奮、邊土往時官府、亦創書院數所、掌教者未必內郡通人、而相觀相摩者、聚如一邱之貉、所造不過如是、爰創學社、以龍州爲全邊薈萃地、設社焉、名龍州學社、開社之日、余往觀禮畢、作開社記文、社之人爲軸張之、文不敢言法越事、此事非人人所能喻也、孝胥自充社長、相勉爲學、簡社之秀者遊學日本、凡八人、萬承土州許紹經、龍州李炳垣、楊奇才、侯紹勳、甯明州、李潤霖、周郁文、羅傳聲、明江廳黃均超、咨送文武各學校肄業、備書其名、留以覘後效、龍州設小學堂、經費窘、孝胥助銀五百兩、助學社費銀千兩、開社記文附後、取互明此事原委、聞歸順州貢生曾汝璟兄弟皆能讀書、爲州之望、汝璟通算學、實邊土之秀、小學堂教習黃敬椿、多涉獵、亦邊土宿學也、

龍州學社開社記文

太夷先生督師防邊、既二年、鋒鏑銷省、晏然太平、首斥千金、設學社於龍州、自爲社長、以作士氣、一時太平思順所屬二千里之間、邊裔俊髦、土司官長、雲合響應、爭竭綿薄、自數星至數十金、助費題名、願投身於學界之內者無數、乙巳二月、開社禮成、軍民觀者如堵、余蝨其間、默而有所窺、見太夷經畫久遠之微意、喟然歎曰、廣西之亂、積數年矣、禍本起於邊防、蔓延左右江、駸駸闌及雲貴廣東接壤之處、今腹地尙未盡收、而邊徼根株所在、蕩焉廓焉、野墾其畝、市復其塵、強鄰咫尺、奉其約法、書生受閩外之寄、度亦可以告無罪於天下、而方且爲是僕僕、不憚勞且費者、蓋以爲華離甌脫、阻絕聲教之地、我之來、能衽席之、我之去、不能禁人復水火之也、向者邊軍利於通匪、匪無所懼、民無所控、椎埋剽劫之徒、拜臺入會、招集醜類、良懦飲泣、

依附匪黨之末冀緩旦夕之死。其不敢與匪抗者，彼聚而我甚散也。其不能奔走呼籲，俛首於邊軍之荼毒者，荒服之民無名姓於朝列。無聲氣於行省，號咷路絕，天高而聽不聞也。結二千里士人爲社，以學問友朋，光天化日之會，易其狐鳴篝火，暮夜歃血，嘯聚之俗，而又集合羣力，貲遣高材生遊學各省，會乃迤邐至新興之日，本徧攬其學術之良，將舉開闢以來淪於蠻夷而爲朝廷所不甚愛惜之士。一旦九地而九天之後，有邊帥雖欲糜爛是民而顧其士之莘莘學之彬彬遊學而負笈及數年後，學成而充公私之用者，其人且徧天下。有不怵然斂迹者乎？龍州陸當鎮南關之衝，水扼平而水口兩關之匯，爲全邊之所輻輳，設學社於是，以取形便，復由社中推擇，陸續設分社，以捷霑被之效，而貲力則合以見厚，爲永助遊學地，擘畫之詳如此。太夷受事近二年，駐龍者年餘耳，浮圖三宿，摯愛不可解，遂爲



南荒造萬世之利、太夷真有情人哉、書以質諸社之人、必有嗷然失聲、咤其社爲邊人性命呼吸之所在者、則此忱可以維持於永久而不敝矣、年月日陽湖孟森爲之記

利民橋記第十四

自廣東泝西江入廣西、歧而爲桂江、爲黔江、爲鬱江、鬱江又歧爲南盤江、爲麗江、屈曲分派、環絡數萬里、水皆行山峽間、不甚廣、無在不可駕橋梁、便行者、顧自桂林城外、一危窄彫朽之橋外、竟無片板度閣處、廣西市集之不多、與官其地者、苟簡無經久計、皆可想、龍州墟市爲全邊冠、龍江流城南、邊防軍府與龍州市隔一水、鄭孝胥駐龍州、知民之病涉也、墟期負擔滿路、風雨昏暮、呼小艇載渡、旣危且苦、然其人終古不知有橋梁之適、岸旁小溝澮、厲揭可涉者、乃往往有橋、通川數十尋之廣、無敢言徒杠輿梁者、三十年夏、軍中有餘暇、求民瘼、孝胥自斥金建橋、爲廣西開闢以來

倡首初擬駕鐵橋計工費甚鉅改建浮橋數月而成長四十餘丈承以木  
罌罌上施厚板北岸石壁下並中泓皆水勢溜處又以船承橋俾可下槎  
用船四艘用木罌數百木罌爲西人貯酒器堅厚空中載物上浮俗名酒  
筩西國造行軍橋恆用之昔曾文正公疑淮陰侯傳罌渡之說爲附會蓋  
未得其法也橋兩旁木闌高三尺一寸自兩岸歷全橋夜然四燈照行人  
日啓閉二次以巳申爲定候餘時有要需呼護勇開行護勇額設四名凡  
用木之工銀千九百八十五圓鐵之工七百二圓四毫修路及他崎零物  
又費數百圓名利民橋孝胥自題額於岸側登橋徙倚北岸峭石嶙峋作  
勢龍州全市在其上西望雙溪合流處遠山叢列與水光相照映風景絕  
勝十一月橋成孝胥自率武建軍操行軍隊成列過橋以落之邊人詫爲  
自古無此軍無此橋也



廣西邊事旁記書後

處困躓之中而求所以自全。凡可以自全者必姑爲之。其暇擇耶。孟君來龍州。浹月。遂取二年以來邊事盡記之。其辭括以覈。使天下知邊事之困。讀是足矣。若孝胥者。其來也固不得。不來。其去也亦不得不。去。非孝胥之所能爲也。噫。士生今日。欲自試於世事之艱者。其所更歷。不至於盡失平生之才智。殆猶未盡。世事之變也。彼安常履順。幸而獲濟者有矣。其挪揄之宜哉。乙巳三月。



光緒三十一年五月余歸自歐西鄭君稚辛以其兄太夷之意致陽湖孟生所記廣西邊事於余曰讀此知故人二年在邊所爲事則受而讀之既卒業喟然歎曰賢者真不可測猶憶戊己之際與太夷抵足臥京邸太夷數數言兵事心竊謂兵微萬變今尤異於古所云太夷文學士容貌頎然身未受武學教育足未嘗一至歐洲顧乃憲言兵書生習自豪耳不必符他日事實也別七八年乃今觀太夷在邊所爲雖泰西健者當其時地殆無以過今夫士居高位所百爲而於國終無補者其故無他坐務爲聲光以釣名實不幸名實之至又常視其聲光彼孤行其意求心之安冥冥然惴惴然於禍亂則消於未兆於事業則發其未萌或圖難於其易或設此以致彼雖所濟者至大舉世之人不知重也何則聲光蔑如也今太夷所名爲者治匪也防邊也顧所困苦力行委折求達者軍實而外乃在通民力利轉輸設學堂開醫館以經費之微而民智之穉也故其成功僅僅如

此然於一邊已拔水火而衽席之矣向令權藉不止如是則年歲之間其轉貧弱以爲富強有以決也孟生不云乎將之良者恆兼宰相器嗚呼二語盡之矣乃爲校譌別加圈點題檢背以付諸手民侯官嚴復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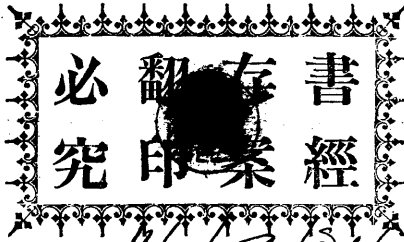
光緒三十一年七月初版  
光緒三十二年正月再版

(廣西邊事旁記)  
(每部定價大洋四角)

著者 陽湖孟森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福建路第二號 商務印書館



14/9/34  
Luchou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 上海商務印書館新出各種教科書廣告

## 中學堂用

- 瀛寰全志(附圖一冊) 每部洋二元
- 物理學 每本洋二元
- 生理學 每本洋二元
- 化學 每本洋一元
- 熱學 每本洋七角
- 力學 每本洋一元
- 代數學 每本洋二元四角
- 平面幾何學 每本洋一元三角
- 立體幾何學 每本洋一元
- 靜電學 每本洋六角
- 地質學 每本洋一元二角
- 地理學 每本洋九角
- 動物學 每本洋八角
- 化學新教科書 每本洋一元二角
- 中國歷史第一冊 每本洋七角
- 中國歷史第二冊 每本洋五角
- 西洋歷史教科書 每部洋一元五角
- 中國地理學教科書 每部洋一元五角

## 高等小學堂用

- 中國歷史教科書四冊 每部洋七角
- 地理教科書四冊 每部洋八角五分

## 初等小學堂用

- 理科教科書四冊 每部洋八角
- 筆算教科書一至四冊 每本洋二角
- 筆算教科書教授法一冊 每本洋二角五分
- 筆算教科書教授法二冊 每本洋三角
- 筆算教科書教授法三、四 每本洋二角五分
- 修身教科書一至十冊 每本洋一角
- 修身教科書教授法一至十冊 每本洋一角
- 國文教科書第一冊 每本洋一角五分
- 國文教科書二至十冊 每本洋二角
- 國文教科書教授法第一冊 每本洋四角
- 國文教科書教授法二至四冊 每本洋三角
- 中國歷史教科書二冊 每部洋三角
- 地理教科書四冊 每部洋五角
- 筆算教科書一二冊 每本洋一角五分
- 筆算教科書三至五冊 每本洋二角
- 筆算教科書教授法一、二 每本洋二角五分
- 筆算教科書教授法三、四 每本洋三角五分

## 師範學堂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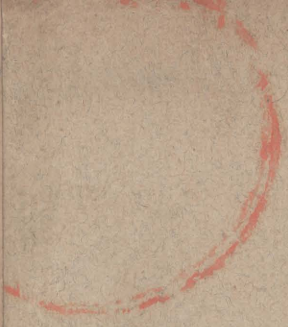
- 筆算教科書教授法第五冊 每本洋四角
- 筆算教本二冊 每部洋四角
- 珠算入門二冊 每部洋四角五分
- 珠算教科書二冊 每部洋三角
- 珠算教科書教授法第一冊 每本洋五角
- 物理學教科書 每本洋二角
- 習字帖第一冊 每本洋一角
- 習字帖第二冊 每本洋八角
- 習畫帖(學生用)八冊 每本洋七分
- 習畫帖(教習用)一冊 每本洋二角
- 教育史 每本洋二角五分
- 教育學 每本洋二角
- 學校管理法 每本洋二角
- 教授法原理 每本洋二角
- 近世算術 每本洋二角
- 中國文典 每本洋二角
- 中國地理 每本洋二角
- 各科教授法 每本洋二角
- 物理學教科書 每本洋二角
- 中國歷史 每本洋二角
- 和文範 每本洋二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54538

4458



書目	序
數	1
1626344	